



顧齋集

五

書

卷十三

^ 16  
2402  
5





和  
2402  
卷 13-5



頤齋遺藁卷之九



書

與丁慶集達性書 巳丑

即惟春寒尊履增重似聞歲前在寓今已撤歸否美  
上文席禮說已於七月六日入京受答付鄉優久矣  
不謂中間淹滯致令盛使空歸想已為鬱耳狀其大  
略則張友之還當即報告茲因婢子自長城適來者  
始呈真本此乃先生口占而胤子報恩代筆也夫抵  
此事義理先以宗孫主之之遺戒為重而諸孫迭祭  
一欵則又以為不可謂無說而已不知高門諸議畢竟

頤齋遺藁 卷之九 書



何居固知左右委稟出於敬慕長者之至誠而或遂  
因此惹致一種囂囂則非特尊意有所不安抑鄙人  
惶恐之甚非細故也幸須一覽深藏無煩耳目區區  
之望爾此中酸苦經冬歸觀屬耳明月念間將且西  
上奉際末涯豈勝悵狀

答李公孝思永書 癸巳

胤錫稽顙再拜言胤錫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延先  
考攀叫靡逮再替在臘權宓未完而慈候凜綴九鮮  
寧日酷罰罪苦詎望苟活所幸蒙念得奉几筵而已  
豈意重賜遠慰寄意鄭重其所慙測一字一涕非夫

繫矩之推能如是哉區區哀感實出格外不知他日  
容可生奉音旨使十年積戾一獲展究耶所教趨向  
異路四字豈以兄在田間而胤錫嘗辛一出故歟若  
狀胤錫尤不勝於邑也蓋胤錫一小科猶倖也一小  
官寧不益倖只爲欺人欺天坐得非望狀猶一出六  
年轉至陞六者獨以先人不食之春春或可榮於  
君餘耳大厭不孝遽降巨劄方溫清隔闊之久有穹  
壤因極之慟此直一大罪端縱他日位極崇顯亦何  
及哉故自苦由以來每聞當世諸公或乃不悉在憂  
猶且相與檢擬於三曹諸院之窠則輒不覺愧死哀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九  
迫中情所發非敢誣也雖狀三年之間世亦日以轉  
變矣如幸外除或豈無望於養母而亦有無因無極  
之悲況如兄之高才至行人未及尉薦而已則濫吹  
何榮之有嗟乎時論之不公久矣雖或一二有訪於  
無似而人微言輕所對無力乃知古人朋友之際綬  
冠之說亦非今世孤寒者可幾也乃若讀書求志尚  
屬自己士惟及此未甚老之日或面或書相講習不  
已此爲修身以俟之道則人情物態之無窮於目前  
者又何足忻懌於心也俛詩有之皓天不復憂無疆  
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第子勉學天不念也聖人拱

手時幾將矣此朱子所嘗表出而勉人者而胤錫平  
日亦實愛此雖其髮已白眼已花不足與論於自策  
而詞科制舉斷置亦已決矣從今以往倘復賴兄之  
益有以潤涸則自家及人庶幾明體而適用安知天  
生吾輩之意終或驗其非偶狀也嗟乎此言駸近乎  
文而兄既及之不敢墨息幸無以示人如何如何向  
來二兄割肝之慨實未曾聞今始得之何愕如之子  
姪皆已成長或有至抱否胤錫長子一漢年二十二  
矣新娶未以歸少子七漢年十一矣大抵若皆可傳  
文獻之舊胃錫則前室無首辛卯再娶姑未有子嘗



記宋天使之蕃奉勅東來歸後幾年寄書柳西州諸  
公自言歸老於鐘雲石頭之間又言方奉老母其尾  
言長子有幾子次子有幾子少子纔有胎欲萬里相  
凌問知此瑣說夫 明鮮內外之邈爲如何哉而媿  
媿如彼其厚可想又况吾輩只去百數十里相望者  
乎得此之日當亦有感也

答李士平 文衡書 癸巳

胤錫等稽顙再拜言胤錫等頑忍不死奄經外除先  
考潛德自此益覺靡逮世之仁人君子有及與知者  
友爲孤穉見憐而今乃得之座下嗚呼此痛亦座下

先獲終身之所則雖在不孝凶狀猶視猶食之境獨  
不知感以涕乎况茲惡歎申以輪毒偏慈氣力不止  
傷於積毀人子之心安得不炒迫只幸奉書開慰如  
對學腴儀容而地既相間無以面承溫言西嚮引頰  
丸增嚶噓乃若多少實璧之教此自絜矩流出敢不  
欽服但窃自惟平生侍親四十餘年無非狎恩恃愛  
之罪矧能毫愉秒婉矧能暹溫暇清而又不幸不知  
救水之中自有真孝豈破人挽希冀一日榮養六年  
奔走纔得六品天若少假親齡則 孝理之朝詎無  
一度公論而事乃一朝大謬六朔侍瘠終抱罔極之



痛其視他人見星之行直五十百步耳縱他日位極人臣榮馳台衮亦復何所為慰嗚呼區區科宦之念自來自許淡賦而目下九成寒灰此實神天所燭非可誣者惟是事 君事毋其日俱願無疆耳抑先考少日蜚英之盛永感退步之實鄉里隣交誰則不悉而至於嚮晦志學用力一敬蚤夜諷念體察恒在曾朱遺書之工則胤錫遠游猶有不及細矚况非胤錫兄弟者乎獨其間狀日章誠有莫掩致庚寅 天袞之榮此為胤錫輩頂戴亦為胤錫輩心隕者也先儀既歿遺文尚在知德之士其庶徵于使胤錫若幸賴

天之靈有以得傳萬一不至歸於小人不見棄於如座下諸賢則座下所勉尚或堪承繼此幸之隨事受教耳

答李士平文衡書 甲午

頃蒙惠賁已極榮感比又枉牘尤為之慰豁矧審起居增重第惟惱擾之云烏得不爾狀而事至斯應無往而非學冠雖嘉事之重者亦何至於以向歲過費之境耶乃若辱速所稱一賓字此始先人之故意或一二遺教之有承耳揆以情禮曷不趨進顧茲悒憤內省多謬徐又沿洄夷攷終未有確據而座下所援



孔曾宋閔之說正亦玄成之昭陵雖盛意開釋欲其使之進身者至矣盡矣而奈執迷罔回何哉蓋冠之為禮固有以喪而行者而弟之所拘在忌日而已如云忌日不用者謂此日不為他事也如云赴邀非宜者謂此日不赴人邀也前而祭儀後而退翁豈不省於吉凶事變迭至交值之會而礙定立說如彼哉亦為如弟者有以企及爾以此為坊世猶有罔忌得罪如祝欽明者寧不可畏故知惟王事不可論私其餘只須恪守而勿失狀後庶或可以寡過則區區所以初以孤陋而禮辭終以拘礙而固辭者要之求乎自

請耳不狀於座下冠子之日何惜三祝辭瞻傳故為是飾讓哉嗚呼今此忌日非他也乃我曾考家祭也曾考豈非李氏之自出乎先竹爺豈非曾考之姨胤乎言念古管心實有戚况茲加布又我叔祖先人所經行者如可有路轉身則座下好禮之意何敢坐孤至此記曰慶人以德座下之慶我也以德矣弟獨不以德慶之耶伏惟熟思而處之毋令盛禮或玷則冠之翌日謹當夙筵末席也

與朴進士

燦璿書

胤錫稽顙再拜言頃承下慰謹亟奉答于洪克之遞



中而南北杏狀身又罪執盡以愛圖奉際區區痛歎  
與歲俱湮中間忽得令從炯王氏違世之赴嗚呼此  
誠何天哉念其粹美之恣又承先師懇切二字之褒  
在朋流固非敢侔則邁往未已造詣所極其孰得以  
禦之量之乃一朝溘先大逝不惟同門之至憾抑大  
庭教養成就之盛座下依倚磨琢之懿并亦無所愛  
施嗚呼天亦可怨也已矣如胤錫得令從追逐於雲  
樓石室之間纔數朔耳而其托誼之重益有歲寒相  
期者雖六七年來經營一養奔走斗祿不克復親輔  
仁而只此耿耿溯往庶質鬼神願罪逆還重先考捐

昔繼哭先師人理盡矣尚此頑忍奮經外除狀親葬  
未完慈候積毀重以歲惡身病百憂叢身蚤夜以思  
正此哀慌而已豈意此者又聞此報鷄絮無路只益  
悲愧夫豈平昔相期者哉伏惟敦愛加隆摧痛何堪  
臘月方寒尊體何似伏乞深自寬抑以慰慈念未知  
今從有子大否可傳乃翁文行否可受父友弔慰否  
邈不可知不得不奉唁于尊兄幸他日詳教之也胤  
錫方修先師書札語錄點檢甲申日記中有令從相  
質相和者非止一二最其江漢六月同舟之詩尤啜  
愴不忍讀也使作祭文辭亦不外於是所乞尊兄因



以此疏告于令從几筵逝而有知當亦爲之愀然嗚呼炯王而止此乎

與朴進士燦璿書 乙巳

今歲行盡遠惟學履增備從氏之孤亦健否初冬貴洞丁友孝參氏不鄙遠顧傳言從氏之孤成長已久重以發解又何奇也記昔甲申與炯王氏結夏石室稔聞孤舟丁公風烈不墜不憂家法乃丁友來託二公祖孫文字則區區山仰之懷竊幸得有少慰而又如作九原炯王坐我蒹葭側畔今拙藁封而南矣想兄於此亦以思炯王之心如對此老醜爾弟既靡枯

恃竟何心於外物惟冀幾年無病得料理父師之託則幸矣先師胤老又此抄選 天眷方隆實有允翁所云師門不落莫之喜而愚意過慮惟恐其不得不一出已以書往復申勉矣吾湖南同門者本自無多而炯王既逝金士謙亦逝每念二反之賢益恨頑物之獨住耳伏惟益懋遠大毋孤相凌近讀退溪與先竹川公書殊仰兄家學之有源勉之勉之

答朴進士燦璿書 乙巳

自付遞角未必立致下復而歲行盡雪大漲乃有華封越三百里來到區區光榮果何如也細審字樣約



類吾炯王舊跡心已疑之尾報果知出自其孤尤可  
愴幸矧惟慈侍之下方一有奇疾安得不奉閱炯王  
遺文羨老既許一言則庶九原之慰而先曾王考文  
字何獨見阻抑其一二事疑未知何居而乃以移託  
於胤錫耶蓋自農巖及先師以來已不欲當人家全  
石之役而農翁至以墨池中滄殺為言則今日羨老  
亦安得不守家法夫文字之類比自己工夫緊歇之  
相距不翅有間在其次於此無許而乃欲令胤錫代役  
誠有所不敢知者耳他日到羨上奉質如何示來出  
處之勉良感相凌之厚不亦幸耶弟自丙戌初仕至

昨一辰無論彼此之薦擬并不一番私觀何也薛敬  
軒曰受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忍為也陳了翁又先  
有勸薦不入黨之語此亦弟平日所自勉者而又有  
自警箴一篇云科舉所以出身其可曲徑求諸仕宦  
所以事主其可鑽穴圖諸義之所在雖齋粉不當或  
避勢之所歸雖鍾駟不當或趨有用我者述禮樂而  
贊刑政無用我者樂畎畝而憂江湖是余蓋有意而  
學未之能信也狀用晦自明尚無愧古人之與徒字  
只此一篇是弟之一念所持而勿墜又嘗有詩曰三  
起何曾謁兩銓此心無愧質神天詩成一笑兒堪示



家法須兼世道傳今於兄之言下并以此為謝兄必  
為第一大晒也弟平日只以進一寸退一尺為心雖  
於親在求養之為猶狀況今永感灰心之時乎惟先  
人先師所責之重不敢以忘而老矣無能所註性理  
大全及禮樂易範諸大文字已積三十餘年工夫者  
將不免全棄痛矣痛矣兄若一過可劇談一二而一  
過何由臨楮只益悵狀

與宋佐郎益中書 乙未

前秋萍會幸何可忘兄既先歸弟亦繼之謂高駕或  
久于龍附書盧甥使之遞獻而兄又旋洛似未及八

照也日月幾何吾兩人居狀共添一齒未委客中高  
堂之戀華萼之懷當復如何竊聞東銓之長兄所不  
外能雪徂夏之跼耶弟作此邨學究并冠童咿唔稍  
覺古人立言之有味殊可樂者奈慈齡日高養無以  
如意而當世仁人君子尚視為繞客奇貨何哉風埃  
鬢首髮兒亦太苦幾時南為訪我逍遙之陰滄海之濱  
耶向來金上舍士謙為言新榜大病兄亦見悶至於  
徒行勤問高誼可感令人代慰如或受滯京裏只願  
移綱目宿功大讀一部周易淺有得於觀象玩占知  
時識勢之訓則弟與謙也當復為之一聳矣迂言及



此不遐嗔否富貴易得名節難休况晚節尤有難乎  
念之念之使弟舊所奉戲爲撰墓碑一語終不歸於  
溢美如何

乙未正月十三日余遇洋人李壽得歸自士謙宅  
者付書于仲建所寓會仲建病歸壽得未及傳去  
今年<sup>丙</sup>七月賤臣爲赴先大王方中臨班入洋  
而仲建繼至則壽得始以出呈而余亦得復寓目  
噫當時鄭賊滔天之勢尚忍言哉名家大族不趨  
附其門者蓋鮮矣而余以未行處于一味羞蒞旅  
宦六七年幸不識其何狀若仲建元有卓壽念其

外氏京城人也與彼媼媿非無線索可鉤而屈指  
平生不過內兵曹直中以下僚一邂逅而已非復  
牢確之操峻潔之性無忝於海狂遺烈者能之乎  
余嘗戲語以爲我若偶狀後死當爲子表墓有不  
辭也書中所及爲是故爾近者日月代照虹螭  
滅跡世有公議仲建必不久滯而五十之年忽忽  
且至頭華面顰此何人哉仲紙相對反不覺相嘲  
也雖狀士之遇不遇命矣而從今以往爲吾輩晚  
節者尚可二十餘歲出處進退其又可以清時  
而不謹哉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凡我同志請



試相與勉之

與宋掌令益中書 丙午

一別三年寧不依依得老矣弟南鰲兄北翔相望迢  
遼轉覺幽鬱未惟春來寓履增衛聞信連康否旅味  
辛苦此亦可想而但令兄不忘菊花詩第二章相勉  
之語則弟雖或不先兄逝亦無愧奮筆銘石如宿諾  
也呵呵弟白首田間頭瘋眼花行墨拙業已成廢棄  
則其進乎此者又可論耶惟老李二兒日從容商講  
尚論上下千古斯亦不博四十年虛聲而二兒苦不  
利鄉解其伯又九朔長攄以乃翁不能辦一錢一米

手段無力療醫奈何奈何從今以往只有一念懸祝  
苟使朝多名公碩輔外多賢藩良吏則未死之前  
樂亦足矣何必自我親操耒耜與四隣偕出耶知我  
者謂我拙以自守不知我者謂我不肯求仕未知兄  
知不知何居也金令啓叟鍊之喪遐思慘狀聞兄又  
為此令煥棺一似晦邨參奉文金那傑喪時高義所聳  
士林多稱道無已故喜而及之幸兄隨事加勉令我  
服而又服也

與金進士時準書 己亥

昔在頰齋因光州朴上舍重本繼召介得遂既觀之



願徐又從故趙承旨賦獲玩盛製并地圖說封進於  
先朝者退與其從子前府尹鎮寬甫遊則執事所分  
著策在焉而及拜漢上先師則尊書所往復心性鬼  
神諸說尤可仰夫泉上一脉之的矣於是心奉奉不  
敢忘非止日月而居南處且不翅齊楚之不相及耳  
乃者為養三起竟為令 長園而邂逅今孫壻鄭碩  
士和憑問年來起居之節因竊伏聞七差好易箋疏  
不懈噫今世魯殿之歸狀非座下而誰哉春氣向暮  
不審靜養味腴亦自覺有進於竿頭而時出其餘尚  
堪無惜霑溉耶胤錫今年五十一矣偏慈又恰恰八

十矣筮仕十四年猶未成一邑榮供而目下所帶卽  
世上所謂蔭官致仕之地豈不決歸奈百日無僚何  
南望六百里雖欲理遣而不可得矣抑平日所承於  
父師者元自不少而爽威奔走拋荒強半其中最留  
心易範律曆諸說又十忘八九方欲與鄭碩士商議  
一棹乘閒須趁月猶圓潮猶旺之時而仍僭奉邀執  
御于花石亭上以成一瞬良會則不惟江山佳境相  
發揮於心目而上下千古出入先後天環中亦不  
屑之誨之所及也惟鄭碩士適有他行俟其往還恐  
後於十八日巽月之期茲輒專走 陵隸布區區如



此意下如以狂狷為可教則能受定示日子否愚意  
十八日當不可失如何如何似聞有直箸傳植來歷  
可徵幸以所記委折及著草根莖花葉形樣者袖示  
因又別揀其中所蓄大小均等而條直可用者使無  
狀傳寶則是亦南方一枝之橫出也土之知不知孰  
不孰豈在於相距相面之近數否乎前鄭碩士固不  
傳送五十莖一部而大者如指少者如筋曲者居多  
直者無幾甚非所以質神明之具故不免又此冒陳  
倘座下無根傳植則安敢自取不廉之責耶并牧說  
及易說亦乞惠付

與李進士東運書

新知未洽少別猶悵天氣已熱不審齋居為學日有  
新趣否又續續承聞庭候不胤錫此來只一病字况  
鄉信千里乎每念世上英才本自不少惟患立志不  
遠大耳志苟遠大雖間以門戶計不免出入科學終  
不一豪見奪如明者妙年修路發軔亦既正矣由是  
以往當直造古人又安用於朽淺者之先叩哉狀此  
一念亦非流俗中所能而上下往復相發益多古云  
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此者信不誣矣潤涸之幸又  
當如何向來所蒙書章珍誦累日其雋益永豈不亟



亟冒和庶幾不孤寄意之重而身苦不健奴亦如之  
今始委獻可博一祭不猶賢於尋常月露之相屬者  
乎來月旬間將脫直歸洋倘從者仍留則前日之樂  
且有繼矣

答權進士行書 庚子

問鄙郡健齋廟重新寔爲我湖南間風聳起  
處以其外裔之替奉自是私廟之合禩本衙  
致奠之禮鄉人瞻拜之節實爲未安梓難臆  
決此無禮典所載亦無先輩講定鄙鄉之議  
動輒甲乙竊念 國典致祭之時例有出禩

之規而此則近於過重故舊墓奠之時例有  
別拜之事而此則近於泛忽商量得中於禮  
不悖於義無損未知有何折衷處乎

所詢健齋私廟官奠時儀節此是無於禮之禮古固  
無可據者則只當審擇近世先賢所行之式莫或不  
悖否蓋以弟所聞於重峯先生後孫前漣川倅趙重  
國者則以爲重峯於栗谷沙溪師友也尤庵同春又  
於重峯私淑也以故重峯之裔有時謁栗沙尤春家  
廟而本家爲就應謁之位開其龕簾狀後使之拜焉  
若以家弟胄錫所覩於農巖先生曾孫前錦山倅金



正禮禮在官時則農巖吾家先世所師也亦前後士  
林所共尊也以故家弟與前奉仁粹洪德保容同謁  
廟前而主人為之開櫝出主狀後拜焉是一家所行  
不亦傳自先賢之已行而弟意則貴郡城主躬奠之  
舉又重於尋常瞻拜而止者似互依農巖宅所行出  
主奉奠方稱情文非有過重之嫌也盛教謂之過重  
豈以 朝令致祭亦出主耶狀 朝令致祭則其主  
北面尊 君命也本官奉奠則其主自在正位後人  
之隆先賢也二者之辨初無一毫僭嫌竊欲以此仰  
勸而天下之義理無窮一人之聞見有限惟在仙鄉

僉君子從長決議之如何如何

與俞進士憲杜書 癸卯

向來承訃時并蒙先庭言行紀略之示事出格外已  
極哀榮况又索之哀辭其平日不見棄於同門尤亦  
幸矣狀竊自悲知覺之昧才思之乏雖於家庭文字  
有未遽爾下手者况可以抗顏泚筆於孝子永不朽  
之地乎抑此苦由中為人紀實之役在古人未為罪  
者而世日下日狹適為人齒舌之招因記辛卯外艱  
時南中一契家欲乞其先人碣志于羨上先生座下  
而以胤錫可為一言之紹介來責未已不得已與長



城金參奉益休士謙甫相議得九翁稟慎齋一書以  
為證狀後乃敢依狀畫胡美竟不免以此得大誦於  
京鄉而先生亦不幸棄我輩彼不及謁文而止狀此  
實胤錫已事之可深懲者區區之愚莫若只請于忠  
原文姪履為可久遠之圖而所不紀略因令留為篋  
珍庶他日學識稍進而徐擬一小文字於其末則未  
為晚爾未知哀意如何金士謙畏友也其意亦以為  
狀而以哀請并及於自己俱為之蹙狀不安耳此友  
方哭其一子之秀者再替纔畢萬事冥心又何暇於  
文字之重者乎

答張士彬煇書

甲辰

楓山之邀寄意良厚歸後一念亦覺黯黯茲於令堂  
叔行次又承袖致盛札申以詩箴與夫先狀別幅既  
幸伊來調治略有收效而發之於歌詠約之於敬畏  
一張一弛無往而非度若此無已何虞乎不瘳何虞  
乎有放而先樂窩公歲與德居狀亦為兄有矣泰在  
相愛寧不奉賀乃若先沙邨公遺集糠粃之導固以  
敬玩而僭諾而自十二還稅中經先山歲祭觸風雪  
以病猶未暇於繙畫尚何能治筆硯從事乎狀草之  
索本為資攷於讓序而今乃受教以別修一通則其  
頤齋稟



於先曉邨公日月不刊之文非一家子孫之私者何哉牀屋架疊已令人眼可駭况弟之陋又將何以求多乎前修耶愚見如此實心以告兄必欲猶且強之則謹依朱子大全中爲人家行狀本文附以後跋之例庶區區景仰之忱不至於全無所効則於盛意如何蓋自來才性鈍滯雖尋常文字猶動費時月其於關重大處尤須閱歲如向來先碣一事已可見者而兄則以病而索之急令堂叔則以行而督之急弟誠茫狀不知所以爲對狀弟家於盧姪許自多信俊隨其文成早晚豈敢更煩專人幸姑遲之抑先集中可

堪蹈舞者輒用老泉孟子退溪朱子前後點批之爲者他日奉歸或不以狂率而浚呵也

答張士彬書

丙午

前答時適值有羨上僂輒胎別紙略陳仙鄉先輩後學之可慕可禮而兄家累世名德亦列其中且以先栗溪沙邨二先生追配之方懇請書托貴府伯俾勿拘拘於俗吏之株守禁制者昨夕承答果以爲胎紙儘好早晚欲轉示因言近來作官者多不肯畱心於此類未知聽信否此老之許之慮之可見其意而既有儘好二字則雖使再伴再答亦何以異此茲乃直



以羨書同封并拙製奉安丁享諸文上呈如以鄙札  
及羨書并徹于貴府伯座下則以其世世為儒林宗  
師故家遺風寧有礙沮之理昔我雲樓先師嘗誤寒  
圃齋追配告文不以朝令為拘而從子金尚州履  
信氏之為泰仁倅也亦許鄉賢安勿齋孫寒溪追配  
者貴府伯於此準許與否非所可必而羨書一道則  
既示于彼兄必亟令直伴于興鄉鄙家使一兒守之  
勿失如何如何

與丁德徵弼良書 乙巳

先六拙先生藁序非不知佛頭著糞之為不敢者顧

既冒承面託有難逋傲謹就藁略加讐正而申之以  
拙語庶幾令靜老淵源崇禎布衣之實為兩家兒孫  
所省識耳其尾所註東儒錄之三官記一段頃雖奉  
告而序之所及亦止其槩故不免加詳兄或以之附  
于晚軒先生遺事之後耶士之于世遇不遇固非所  
論而百世之下乃固有子雲堯夫之知者惟有其實  
狀後為狀吾輩後學其可以不知勉哉大約吾輩餘  
年能幾惟讀書飭躬不至為先賢罪人則雖閭閻之  
巷亦朝夕一堂之比耳蓋讀書所以致知飭躬所以  
力行苟不力行則致知何益狀知之既真未有不以



之力行此古人所以有味乎讀書也第誠無狀以其質則至駁何行之可言而以其氣則不至於至濁猶或可以資知而父師遠矣良勿亦或亾或闕恐終遂無以少酬夙心狀比來時閱遺經覺少日虛讀者非一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此為可惜也已

答金君輯壽民書 乙巳

浩狀章盛辨不勝望洋之歎而觀其歸趣要不越乎氣之體人之體兩端耳兄所廣援亦足證夫為氣之體者矧至大至剛一節集註又已有體段本體并指氣之體為說乎但孟子本文氣體之充也者此乃指

人之一體為氣之腔殼者而不可以氣之體混而同之蓋人之一體之中無非氣之所充而氣又自有體段及功用俱非離人體中而獨行者狀而其曰氣體之充也及配義與道一節集註氣不充體體有不充之云者分明并以人之體而非以氣之體矣人之體有形而氣之體雖曰比理有跡亦不比人之體有形則兩端體字實不翅有辨矣尚可以氣之體一端蔽人之體耶兄試溯考於氣體之充一節而其可歸之於人之體者歸之於此又考於體段本體等說而其可歸之於氣之體者歸之於此各有所歸使不相混



則庶無所謂金屑之眯眼矣

答丁進士孝穆書 乙巳

管歲因朴上舍重本老兄講服華聞久矣特無以一席奉晤乃李氏意外左顧至以先集序文俯託斯已增竦而伯氏又申以有問謂拙作二道猶若可容不棄而教之不知公狀安所得此第伯氏所教合商議者未知正指何處而李氏所要佛軀磁引僧竈忍渴二款出處又自有說蓋泰仁故父老三百年相傳如金石者而胤錫則童年聞之於古縣故同樞藍溪金公慎采此老即亦不憂女婿金司正後孫而歷間亭

若晦詩品元月峯大立鳴川灌四世小科代有蔭官文行卓狀故家也今文官光遇又其孫也我先子亦其甥姪也以故胤錫於此事熟口順耳如朝暮史牒其無疑必矣況此老博識多聞言必有物而生顯宗甲辰卒 英宗己巳壽八十有六自今推之距其生已百二十年矣以其人與世可無徵耶昔伊川諫哲宗折柳者他無可據文而朱子特以出自劉元城所傳於劉白水之故以載于淵源錄曰元城非妄語人也且如太史遷之傳荆軻引夏無且傳張良引蓋工苟有的者以為證不謙况於金藍溪之著而賢者



手若必曰無文之可據則非區區所敢知也如將不終以為可棄而分註其中則以此老為證如何欲證而明言不知裁當亦有以諒之也

與金清仲直賢書 丙午

湛翁腳下以陰仕多矣不用受賀而目今子凝全直之錄出自曠典蓋自顯廟壬寅賜院額稱先正致祭以來斯其再矣安得不為子凝一賀所可惜者即高明為先烈半世之至誠而乃無人以告銓家者豈將又有待於許享之後耶狀此非子孫一家之私榮實國家斯文萬世之大慶士謙在者不

亦與我輩同此忻怵而九原已矣何處得來奎文璀璨縟儀涓定而仲氏又有書相招如幸無病曷不前進高明與子凝亦必陪禮官南下矣未委日間稍暖寓履增衛聞有事礙疏今月初六以後始當伏閣天祚太東其必特允而第惟末路淺見甚至同室背馳安知無有如羨老書中憂沮者乎中間科行亦已付書于金司禦灑及金副率灑為疏事申託矣近司禦有答許於副率番退竭力同聲此家以清陰文谷及我羨上先師遺意豈不左右周章於斯舉狀亦成不成有命惟士林自盡而子孫無首忽則幾矣疏



首方以何人疏草方用何本今此特首一節正當  
修入於中半近尾之界耳竊嘗思之湛翁道學言行  
之傳百世者固賴栗允諸老先生之表章而其始見  
而知之惟梁鼓巖趙月溪二賢為狀使此二賢得配  
筆院當亦一似勉齋之以女婿弟子受朱子嫡統而  
又配焉者矣今 筵中 聖教忽及鼓巖則月溪亦  
在其中可知也已他日公議有以區區之言為不可  
棄而申請以配者乎竊為士林俟之

答林達伯鴻遠書 丙申

聖考禮陟八方哀隕况如賤臣者受 恩不為不厚

而占塊以來不復仰瞻 耿光居狀五年于茲矣春  
初桂坊之 除葢若或者可以得入興化門一步而  
初既魏恐清選終又拘泥常限因之遲徊及其用慈  
命強趨則先七日已在外遞差無以一者 肅謝  
則 書筵之對猶不敢希又况 集慶登庭陛之尤  
絕乎日月無幾 敢塗既成永念前日所被謙退淹  
博質實六字之 褒只益龍胡之慕耳即又伏聞初  
十日 嗣聖登宇萬物咸睹太平萬年其自是彌鞏  
而春桂二坊反成裁罷之窠則世之一二公議雖欲  
夏以為擬於上狀烏可得乎臨哭以歸只自悄狀而



已方且津遣大兒邀大媳有日而貴隸適至因承問  
字細審比日侍學增重斯可慰者惟此瘟氣自京而  
南殆一網同狀而鄙居亦在同病以此慈惻之憫知  
高明相憐之深也示來塗聽未知云何而掛冠之云  
尤不著題夫以五十年循例科宦之身寧可容議辭  
受哉第有一說可為相愛告者在津聞兵判因一南  
中朝士聞胤錫入城而曰使我昨日聞知豈不更令  
復職於本坊乎又曰其人能少留乎能相見乎朝士  
云其人無職立去非為復職留者况肯來見舉主乎  
大監他日如移東銓則為其有老母使得詞訟一官

庶階一邑優養則其人必來謝也若以翊贊未謝則  
彼非饒涎清選者必不從也兵判曰狀又言遞差之  
曰小朝有所下詢而歷舉所聞師友從游之實以  
對則小朝為之垂聽云云又有京中一名士自少  
相熟者為言左右之初仕復職都出於素昧此乃吾  
輩羞事益今世之可欺也若是無難而受欺之甚者  
又無過於若人歸而思之正合一晒高明聞此當復  
以為何如也惟前頭因山之日不可不西上以圖  
俯突路左而行早則留資可念行晚則炎潦可怕用  
是耿耿不能釋耳



答林達伯

鴻遠書

戊申

秋氣已深風雨間之遠惟辰下靜養增衛伏枕勞懷  
靡日不已胤錫寒注之痰幾成九官所謂四郭固者  
首尾十宵茲僅少間而欲坐則敬欲立則顛時時欲  
視覺右眼亦遂增昏天之所廢雖欲不忘世得乎昔  
安樂祖師六十始為隱者服良有以也此今年桃符  
所以自喻而晦翁則雖六十以後猶奉奉於世無乃  
自任其重而非比邵氏故歟狀彼世道日下之甚雖  
以分科徵之亦可以知其無奈匹士爭天天可爭乎  
歟狀自退反是第一佳策高明意下何居此中近恒

誠二兒曰斯世濁久人必曰無復天理狀天理在人  
人心不死一朝自 上大振作如雲開日出而有賢  
者主張公道搜剔山野飭躬讀書之士則平日弁髦  
文行者雖欲望望籬外何益之有爾輩不若及此時  
內修父祖之傳外承師友之訓雖不得遽廢功令而  
須知功令外自有大根本則幾矣我先人所引孟子  
事半功倍惟今時為狀者老去思之愛覺有味今此  
云云雖若誘牖而實不為無理高明亦或試諸庭教  
如此否

答宋聖徵獻鎮書

甲辰



稽顙言向來承慰非不修謝而聲氣所同恨未奉儀  
彩不意尊大庭迺遠臨已極榮感况高明附訊重  
有幸於不遺手書出使經歲竊想慈侍逢新湛樂益  
祉大庭亦客裏康旺南望獻賀當復如何胤錫頑猶  
不死忍終祥事懷廓之懷與年俱新而已示來寄意  
之隆固非區區衰劣之可堪而第嘗沿溯今昔亦庶  
幾聖賢師友之際則可慕而不可遜也久矣願以不  
肖不腆既喪父師又鮮朋友屈指觀善惟一水樓金  
士謙爾狀此公衆於苦出隨以喪子未老先瘠相望  
且五十里無以日夕麗澤則有時悵狀焉耳乃若尊

涓陽

林鴻遠

資質之美中正之懿雖曰晚交亦可依倚

而遠倍水樓亦莫之簪益今高明酷似之賢重以嫻  
媾對吾婦未始不馳仰蓋自高明童齡已爲之願識  
者實不止相媿而汎愛矣雖年齒太差池山川極迢  
遼若復可恨而橋頌之契點屏之通古人先獲不在  
此乎高明既教之矣從今以往以書以面尚堪往復  
凡身心性命出處義理之輕重與天下理氣象數禮  
樂刑政之源委孰非六經四子六藝百家之爲吾輩  
有待者乎苟能沿枝而達根由博而約一志所立  
安往而無成縱未至於希天亦不歸於小人此在老



而可勉矧妙年而方進惟高明無以唯諾自處無以  
溪僻自阻使尤春故宗赫狀而改觀則目下純坤之  
象又安知不轉而來復乎狀此亦吾輩所宜密囑而  
單對者不空向門外人漏透也如何如何

答金宅瑋書

乙巳

高秋枉賁已令人榮慙而一望從容猶切別後之戀  
信乎人情之無已也意外得承手帖若親鬚眉重以  
惠魚適到咬根之際區區感荷不容言喻矧委伊來  
學履增重聞有遠購西書之舉用意一何健也胤錫  
身苦腳氣大兒瘧兩日瘧不差所修家廟亦無奈力

綿未了其又何悶如之向來輪鐘之治良幸勤勞而  
分攜以來老眼不敢下手只俟明春受顧之約耳此  
雖一物亦虛棄可惜安得拘於玩噉而已乎示來胸  
脯損益之率即郭太史日盈縮月遲疾之舊名也計  
羅之度即中國文食之新名也左右如果得西書則  
是二者自可迎刃而解如不幸不得則早晚面商絕  
勝於筆尖狀此等數理初亦六藝之遺而世之無目  
者往往混而歸之於術家近有一巨公書以傲我謂  
西書恐為末世藏奸之地此言雖出過慮亦自有深  
意可見竊嘗承門先師訓語有曰士苟能安身立命



放經禮實學作家計之中則百家九流皆我佐使而  
有用處矣不然則流於術數身足道哉每一念之尚  
覺悚懼今輒爲左右誦之未知盛意以爲如何

答朴文復書

癸未

別久矣令人塵土滿襟忽此白足來敬奉華札申以  
諸作伸紙疾讀覺故人顏面顯顯如對此豈今世容  
易事耶矧詩語視舊驟進風神與象音律格調眞所  
謂不可梯接者非拙陋敢評而重違專委不免搪揆  
其間大抵欲點欲圈種種非一如入山陰道上應接  
不暇而狀或有苛酷批去作漢庭老吏用法處益責

備賢者意也笑怒之如何繼此倘復獲玩不亦勝絕  
而安敢望也仙鄉舊以詩聞苔翁霞老尚矣中間頗  
聞寂今幸得左右爲之後旁必須大肆力於古學伯  
仲并鳴如元美敬美之爲則區區辱交亦與有榮矣  
前日非不以此面獻而茲又縷縷可謂老婆心切也  
胤錫劣得安侍而宿眩見方作苦平生迂志將無以  
少酬一二惟此所願於同人者殊不淺薄左右若待  
詩成因又上進一步於世上文字之外直以古人自  
期而不但今日舉業而止則其爲欣悅又豈容言

答朴敬孝書

壬寅



問喪禮備要括髮免髮條布頭帶圖式以六  
升布為總束其本末出髻後所垂者六寸總  
束制度據此略想而其長短廣狹別無明文  
可疑而上下兩邊及本末出髻處制作亦未  
釋狀何以則得當否初喪時婦人所服一邊  
備要中衰裳經帶之制而頭帶則未詳博詢  
鄉鄰士友則一無知制度者或曰近世罕用  
此制云此毋乃遐鄉之人不知制度而因廢  
之故也耶願聞指一

頭帶之長短與廣狹果無明文如衰教狀而只有髻  
後所垂之寸數不言元幅之寸數者蓋以此物本為  
婦人束髮之具而束髮為髻髻之大小難以一槩故  
元幅寸數想止取足於為髻而已不須言長短之差  
若其後垂則須隨服之輕重以為差故言之長短既  
狀則廣狹亦可照例推之狀東國婦人首髻而已未  
嘗作髻如男子上頭故禮雖有其文而世罕用其制  
耳誠能作髻一從唐女如男子則儀禮之圖式自有  
總圖何患於遐鄉之不知而因廢耶○金士謙云頭  
帶之長廣制作果無明文可據而但圖式既同以六  
升布為總云總者裂練繒為之束髮之本垂餘於髻



後以為飾者語在小則所垂之六寸八寸一尺之殊制隨服異飾而近世罕用者平時婦人全不用總而狀耶又云總有布總組總錦總之異制又云河西先生曰頭帶掠頭如今網巾

問絞帶條無順糾逆糾之文而嘗聞沙翁作順糾小樣子以授春翁故春翁家傳守順糾之制而至於尤翁家別為逆糾云兩家所服何以不同敬孝等當初喪時一依逆糾服之恐未知於禮得中否

來教順糾者似指右糾而逆糾者似指左糾狀非面商有未可詳不特無定論可據也今若必欲指一則無寧且依喪冠大功以上向右作輒之義而右糾為之如何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大功以上之右輒與小功以下之左輒不同者良以痛有淺深服有重輕同一凶事而猶有別於等差今此右糾亦或不為無據而汰哉是懼奈何奈何抑區區以右而釋順以左而釋逆者乃沿俗語耳若從陰陽大分則左當順而右當逆矣○金友云絞帶順逆之糾迄無定論狀註家之以單股為一重云者心常致疑矣凡物以一加一狀後始可謂重則一股之上加一股為一重加二



股三股狀後乃為三重而重重相因不得不順糾成帶未知如何

問小祥條丘氏用古禮腰絰以葛為之昔有人問曰以降殺之節言之則麻與葛別無精粗差等西崖曰葛治之精練則可為締絡况於作帶不患其粗而無殺也牛溪曰蓋麻者生麻葛者俗稱青忽致是也以是觀之精粗可知也丘氏所謂以葛為之者必用青忽致斷斷無疑也若其三重四股則當依絞帶之制而似必無結彊之理兩頭存本與圍腰絰

繩等節一準初喪時腰絰耶攷諸間傳亦未釋狀願聞其詳

小祥受葛一節本文既言變麻受之以葛則只此以葛代麻已是從殺又何須去其青皮者乎喪服固有以熟麻為用而葛去青皮者無論生孰俱未聞其用於喪服則區區於此誠不知所以為說也乃若三重四股之制則金友第二條所論已有古文確據而亦譬論所與瀾漫者既曰三重四股則亦豈無結彊諸節乎○金友云小祥時受葛既是古禮而今世亦多見行之家矣葛之嫩細不待練治較精於麻之有子



者則已不患其無殺而矧又三重之制較小於兩股  
乎至若兩頭存本與圍腰綴繩等節似亦當依初喪  
時經制亦願受詢知禮家幸甚

問練時腰經用葛則絞帶亦當用布而九菴  
禮說文元老先生之喪諸孤變麻服布而近  
來禮家純用此禮否竊想座下曾游泮門有  
所見得頃年泮丈之喪其孤練時依古禮受  
葛服布否詳示止企

此禮則區區前喪時所已行者先師宅當亦無異但  
其小祥時拘私喪未赴而大祥時在路病滯未及有  
所目睹後當問諸目睹者狀後實言之耳○金友云  
練時受葛既是古禮則絞帶之變麻服布似亦節目  
間事未知如何

問初虞後罷朝夕奠卒哭後止無時哭小祥  
後止朝夕哭而今人或於卒哭後復止朝夕  
哭非禮也小祥章下小註退溪曰雖止朝夕  
哭晨昏當展拜凡筵云以喪人而只拜不哭  
於情恐為未安而自初喪至終喪哭漸殺則  
練後止朝夕哭禮固狀矣第未知知禮之家  
一依退溪之說晨昏展拜否



此條淺見亦無異金友爾○金友云今人之卒哭後  
復止朝夕哭非禮云者來示得之矣晨昏展拜一依  
退溪之說見為有喪家通行之禮而若以喪人之只  
拜不哭為未安且拜且哭則似或有浮於漸殺之節  
受示之如何

昨歲猥蒙禮說五條之詢及而胤錫素不以知禮自  
處時又汨沒待湯益雖欲略貢愚見而誠有所不敢  
而不暇者爾既臘月丁內艱仲春營窆事則又悲遑  
奔走重以衰朽疾病雖日間讀喪禮而輒茫狀不省  
只有愧赧而已願以好問之不可孤不得不先質于

長城金參奉士謙楹取其回示狀後爰始竊附一二  
幸試追後裁教如何

答高通甫漢聖書

戊申

所教奎閣之關列邑之誌雖此僻壤亦既風剽許久  
今兄以官令以外續增刊印之議詢及於弟訪高心  
公可令此役增重弟雖病朽豈不知聳第念此世彌  
文裝騙之習雖以近日切於耳目者論之石無言而  
木有殃者其幾蓋彼其依草付木弄假成真而不知  
誣先之可懼則無可譏焉若有識旁觀而留心百世  
之地史者獨不為之寒心而思有以一新乎顧吾鄉



非無屋下公議而無復筆端公議駸駸三十餘年矣  
其於學問行誼文章科宦虛實有無之際能筆筆削  
削不顧詬辱不動喉賂以成日月不刊之文者屈指  
兄外將鮮其人兄試思之果可以公意見大議論不  
懾不撓於斯役則實第等區區之望弟雖不武猶當  
或者贊辭不狀則今年新誌亦不過周旋顏面顧瞻  
豪富不獨上誚古人亦且下誑來世雖續雖刊何用  
之有大槩此弊無舊無新必其可改者改之可沿者  
沿之可增者增之可拔者拔之狀後得錄者為榮被  
削者知懼兄其千萬熟思而回教之

答裴敬履書

庚子

書先於面古固有行之者今不意得之於執事自惟  
無狀安所見取豈以吾故人金君之言與則其人之  
切已數十年矣計其還往時胤錫齒猶少識方淺無  
以有槩於崇聽將以吾少友羅君之言與則此人又  
胤錫百許年通家嫻好之舊耳計其所稱又未必不  
出於非公胤錫於此誠愧瞿不知所以為說狀窃思  
之好善優於天下雖一藝一能之長而君子在所不  
棄則執事之不憚枉屈施之以前輩先賢已行之禮  
者無亦與人為善將引而進之者與苟如是則胤錫



區區之幸益不惟得書為榮而繼此承教庶幾有所  
霑益又豈一再而已乎南望馳義實不淺鮮書後已  
閱月伏惟春和靜學萬相辱詢三條可見有若無實  
若虛之盛矣豈不亟亟仰對以聽裁處之如何而羅  
君初忙於西上無可以討復中間迎親裝行之際盛  
書又混入於京鄉知舊書軸中自今追記只益茫然  
不起此非敢一毫不謹之致令人惶仄徐當愛為討  
來細審指歸而條復焉可乎胤錫偶犯欺天之罪惟  
幸官眷九羞而黜赤之擾無復畎畝靜况方擬待涼  
秋奉慈軒還鄉如蒙不遂疎外則書疏百許里尚可

導官兩情耳

答李一鎮書 壬辰

問昌平鄭休即井邑黃萬命之姑子也頃以  
黃生之意來言去年二月二十一日喪父今  
年二月二十二日喪母未葬則父之小祥今  
月當行否抑當退行否其服則當斬耶當齊  
耶

稽顙言別後承問正用哀感矧惟尊履增重示來黃  
氏禮疑殊仰不鄙顧此荒迷初未習禮其何說之奉  
復但聞彼家初喪已用九翁所定閔氏變禮實得朱

頤齋集

卷之九 書

三十五



于遺意此我亡親病中所稱服者今此二條之轉論亦依亡親平日援證之說可乎蓋曰父母之喪有昆弟未殯或臣妾同宮未葬者不得祭其於昆弟臣妾尚狀況於母喪之尤重而未葬則父之小祥雖重而安可在凶而行吉耶以此言之彼家當俟妣葬而耐狀後始可別擇丁日或亥日即行考之小祥也又曰并有喪者於前喪既練之後後喪之服反有重焉狀其凡筮未必如古禮之各設而合行一處朝夕之祀則於此服齊竟涉未安似不得不服斬以此言之彼家雖於考之小祥以後當猶仍服斬如初果令凡筮

各設則哭於妣也當用各服其服之義為之服齊狀亦須於朔奠及葬妣以後逐朝日當止如此若平居以至出入則恒以服斬為不易之制直至考之喪畢乃專於服齊也是二條者自禮經以下迄于近世前輩所証鮮有不合故區區之見亦不敢捨此以犯汰哉之誚耳等或更加商量如不以為不可則切乞遞報彼家如何雖狀先宐廣稟於當世羨湖先生以下諸長者夫如是孝子之心庶益無悔此尤所望於彼家者也

答金性澈書

戊申



臣所夢  
改葬時應服三年者服總此本儀禮之文而無服者  
弔服加麻或素服布巾之說王丘亦各據總服以外  
而言蓋弔服加麻即弟子所服於師者師服無當於  
五服而義則有與君父等者自孔門已昏於師若喪  
父而無服其曰無服者非全狀無事之謂只於五服  
以外別制一服有疑衰素裳總經帶之名而後賢因  
為變通其衣則不必衰裳只用白布道袍可也其經  
與帶則就總服經帶本樣之大五分減一而不作文  
股只作單股包以練麻其經即初喪成服前環經也  
因以白布巾承之其帶則或有只用練布者此制即

弔服加麻為師之本服而以其在於總外故改葬應  
期以下亦以不得總而用此制耳管歲羨上先師改  
葬考妣時今小贊善實依此而水樓金士謙所目睹  
及先師之喪鄙人與水樓為師服亦狀疑也疑於  
吉也蓋總則  
十五升布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  
而疑縷則十四升是近於總改謂之疑  
改葬時諸孫既弔服加麻則其出後孫曾以下雖與  
未出後者有間恐亦不可全狀無事莫或就弔服加  
麻以外稍從降殺第去華盛諸具如忌祀之為耶  
改葬今既移稍右一席之地則就舉之祝無地可設  
恐當告以移右事由而已至於靈幄靈座亦不必移



設其旌娶雖非行喪在路者亦不可不用

改葬虞祭朱子之說固出於慎重而以其上文便是如此四字考之蓋亦以為神既在廟今不當虞者為正況其本文考字下又有看來也須當返哭於廟九字則其曰返哭於廟者乃是所以代始葬虞祭之意

附朱子改葬條

問改葬朱子曰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啓墓以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畢事方穩行葬更不必出主句祭告時卻出主於寢

今以此觀之當於葬畢不虞而奠而歸虞即殷盛祭

也奠即酒果而已其歸而告廟而哭也廟有累代神主不可徑情而哭故須出改葬神主於寢以告而哭也此時既曰祭告則設饌一節似不可無但不必以為虞祭之名也

答金性澈書 己酉

問小學曰二十而冠悌行孝悌今之學者二十前不能悌行孝悌乎

自有知覺已教以孝悌而行之既冠而責以成人則就其所行而益悌之耳此于古今何間之有

四十始仕五十命為大夫四十前未為始仕



五十前亦未為大夫乎

古者必有德乃命以大夫故大夫為命德之器蓋四十仕五十大夫以其常言也若未四十五而已有可仕可命之實則何拘焉孔子為委吏乘田亦在三十五歲已前耳

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非春秋不可教以禮樂非冬夏不可教以詩書于此于古註疏有以時分教之說狀亦不必太泥若活看以為春秋冬夏通教以禮樂詩書則又未始不可也

內則曰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父母若終不命改則奈何

父母之於子惟所欲是從則子之所不欲必無終不知之理所以必服而待也終或不幸不知則子當服之無斃而已

加之事人代之已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若無父母之命亦當私自復之乎加之代之父母之命也與之使之復之子之道也一切事務惟當一遵父母之命則不請命而私自復之非也若地非父母之側而事有緊重之機則可矣



君有疾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又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今世若有父母之疾而迎醫合藥近無有三世之醫隣有醫客是不可問乎親病慎醫語其常也若彼自身而精于醫者又何必三世之拘乎

王制曰祭器未成不造燕器燕器祭器各有異制圖乎

所用於祭者為祭器所用於燕者為燕器若其制度則有異有同尊彝之類祭所獨也籩豆之類燕所通也古今禮象各圖考之可見

責善朋友之道其友責善改悟者是也若反舍其怨心者何以責善哉

身有可以及人之善而友有可以受責之過則推吾之善責友之過者豈非仁恕之道乎一再以責彼終滿滿則亦不復有責可矣語不曰數斯疎乎

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雖有未學如是可謂好學乎

果能無求飽安敏慎就正只此便是好學狀必博文而盡格致之功約禮而究誠正之方使博學審問慎



思明辨篤行五者無一闕漏狀後方是好學之篤耳  
九容先言足容何也

九容本銘舉言之非有先後輕重之序狀寒泉先生  
嘗言一舉足而九容并該者亦覺有理

韓文公作董生行先言淮水泝水何也

此以淮水之不能休泝水之不能千里者興起下句  
之刺史不能虜此乃詩六義之興體非有深義

第五倫曰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有  
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能用非義不受  
義也而心不能忘而不能用何也

心不能忘者不欺人之辭也終不能用者不欺君之  
道也此見第五倫存心制行之不苟彼張延賞之於  
三賂十萬錢者始卻中卻而竟不免強用則雖曰卻  
之烏在其不苟也

郭林宗勸茅容學卒以成學以茅容篤實之  
行若不逢林宗終不學乎

世有有美質而不幸不遇賢師友無以擴其良知者  
多狀亦在於自奮而已可不勉哉

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  
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為丈皆



許納拜是何義也哉  
今之子弟隨父兄于管邑者多不知此義或私通外  
人或入門下馬甚或待幕賓不謹如其父兄之以上  
官自處者而貽辱先世至不可勝言是不獨子弟之  
過亦父兄無教之致狀後知柳氏家法之可編於小  
學也

答李姪成燁之燁書

己酉

問先考小祥四月二十六日前欲行先妣襄  
禮而村染不潔奈何平日於禮書矇矓未知  
服制之爲如何而得當杜說有曰父已葬而

母卒則服母服至虞訖服父之服既練卽服  
母之服父喪可除卽服父之服以除之訖而  
服母之服間傳疏又曰斬衰受服之時而遭  
齊衰初喪者齊衰要帶兼包斬衰之帶二說  
未知孰是我國先賢通行之禮必也執中於  
斯二說矣

所示杜元凱間傳疏兩說沙溪備要只言其與家禮  
相異而已初無一言折衷至其他說見於問解者亦  
狀況此末學病昏者安敢僭喙於其間狀區區之意  
欲且依家禮本文所謂重喪未除而遭輕喪以下一



條以行之朝夕哭位各服其服恆居出入必服父服  
不猶明白坦夷易行而無疑乎蓋父喪中并有母喪  
者俊依父在母喪之例而涉溪以為父喪未殯而母  
卒則猶可以父在旁照若父喪垂畢而母卒則不當  
以父在旁照此言可謂精詳狀儀禮喪服註疏以為  
但在父喪三年之內者俊同父在使其說無理則勉  
齋之編八續解朱子之稱有條理者果何為哉愈哀  
於此幸愛博詢於知禮者可矣

答柳甥元彬書·巳友

卽此夏序重侍為學增進比愛頻訪吾兒輩相切磋

否大庭書云尊歸自吾家則課讀加勤此尊齒益進  
向學益篤故爾未必吾兒助也狀天下樂事實無踰  
朋友觀善而妹婿之與婦兄弟又非特朋友而已者  
尊於吾兒輩倘一心相長永勿替焉則王陽明之徐  
凌何足道哉老夫之有取乎尊實信水樓金友一言  
而家弟又每說尊美資質此又可愛况羨櫟二先生  
道義之好不翅內外弟昆而老夫雖無得於羨上大  
庭固有傳於櫟門尊及吾兒念念兩家師承狀後方  
無忝所生勉之勉之此中百許日無僚不成遞不成  
歸回念六百里八峯只增戀鬱願若不終諧則秋初



一歸乃已耳未知天果許以一養否

與柳甥元彬書

己亥

朝家方議修改掌樂院樂器樂章而一提調金文用  
謙二提調缺缺缺方并舉泰仁洪侯大容德保及此  
身言必及之將以 啓勝如此則此雖諸公過獎之  
厚而實有防於一邑榮養之願故已以私情訴于金  
丈要必於無薦而缺則無面分無以送言奈何大抵  
律呂之學今世東儒無人留意者如性理大全所載  
律呂新書一卷豈非朱夫子蔡西山所共定者乎而  
舉朝矇眊乃以洪與我二人者稍窺其一二目以知

樂而相與稱道之不已使我沿數尋理由末而本則  
或幾矣若使我期於一洗今古之謬竟致天地之和  
則此豈區區一後學所能者哉虛名所歸恐欺世欺  
天尤可懼者不獨妨養之可念耳朕亦漫及之母為  
外人道也

與金戚孫龍元書

丁未

汝祖母書至兼得汝古風三紙可慰汝祖母吾少妹  
也周公儀禮謂妹孫曰離孫而左氏傳妹孫自稱曰  
彌甥離別也彌遠也異姓故也朕其親愛之情何間  
焉汝能不以十歲幼兒自處因心而孝餘力而文則



吾老亦當益親益愛嗚呼文靖先生大賢也汝祖水樓翁克肖其德不幸與汝父儁才而相續蚤世汝外曾祖胡巖公安致宅亦以文學孝友名不及究用凡有見聞孰不一辭嗟惜汝其念念勉勉無日靡及為之則是念之勉之

答李

缺缺書

丁丑

國哀游仍方中已復臣民之慟曷有其極胤錫伏跡湖海竊聞某氏盛名久矣既又得於游洛者知伯氏乃復有火攻之阿奴顧無由詳之詳之則實自潤父老兄一言而始心於是輒欣欣慕往譬之聆青冥朔

黃卷而庶幾乎得御之幸矣前冬皇華之遇固知天不欲吾二人者或至於相失而奈劇寒不廉瞪目相視不能作款款話句矧尊兄時忙於北上走亦稱遽於南下各戀庭闈如水不住別後夢境屢能記李某若黃某而已若夫胷中之蘊亾論參差瀾漫設有可以倡女而和余則僕非兄兄非僕又奚暇於淡知之樂哉此胤錫所以獨抱耿耿彌一歲而不忘豈不以千里一札要叙其一二而浪州已遞潤父老兄消息猶漠然無聞况嘉陵視輦下又稍有聞乎今秋入城聊偶狀耳初非希冀於僥倖而足下偉狀之贈乃復



適到是時滿幅鄭重無非於古人乎可求不遐之意  
何其盛也嗟乎人生天地知己者蓋寡間有之死生  
參商情輒倍併惟走之於尊兄也并一世同一國而  
亦或與之同臭味矣如是而猶且循東人謬習以區  
區自安而不有以達觀而無礙則豈足下所以自期  
而期人者哉足下於此既舍狀矣僕雖不能爲役敢  
不惟命至其所樂之詢必是過聽於諸公而狀也何  
則會一父之過不佞六七年前耳以今犬馬齒之多  
也猶無定道卽向來有何可觀潤父老兄伯仲氏所  
詡獎亦先輩誘後生之意耳非比糜老之於尊家真

欲放出一頭地也夫小技尚爾外是而何樂有哉雖  
狀有問而囁嚅焉亦不可蓋嘗有所受之也科第之  
名人孰不艷之乎而獨不有大於此是者乎文固所以  
不朽而餘事之云自古記之則下乎此不翅什佰者  
空尊所不屑也僕亦何以異於尊哉且也沿洄湖以  
上之尤有所謂大不朽者在焉聖賢之訓焯狀明矣  
足下而非足下則已足下而足下則亦安知之審矣  
奚待聞於僕之一言耶僕之言如是已矣亮察焉甚  
幸



頤齋遺藁卷之九

頤齋遺藁卷之十  
書

答金 缺缺書 丁酉

胤錫白 國哀已練臣民之慟曷極乃者私家不幸  
室人奄忽喪逝念其三十年痼疾自非不足而八耄  
慈側惟大兒有相餘皆未成甚或僅齟日夜叫嗷行  
路亦愴矧茲嘗經牒合情重而義篤鰥鰥之緒愈久  
愈苦乃知中歲此憾昔賢所不堪忍良有以也日月  
幾何居狀十三朔祥期隔宵撫境悲悼尤不自己去  
月晦伏蒙尊慈特賜二十一日慰問哀感之至豈勝



下悰顧此病慵不暇治筆札重惟滿幅縷縷固有不  
敢猥承亦有不容遽復益驚瞿愧悚累日靡定以致  
闕狀之久耳狀而朋友間有問而無答又非禮上往  
來之意則冒沒伸謝追訟不敏宜亦明者之所諒也  
秋氣向闌恭惟侍學起居增慶林泉之樂想更有可  
奉悉而一網早乾無往不爾此豈獨吾兩邊之憂哉  
至若先誼二字有令人潄涕一自鉅創以來既已仰  
頌盛唁矣况前後事契其於明者之賢未始一時或  
阻特山川間之無由躬以日逐則今亦何乃續其斷  
圓其缺之云乎頃胤錫非不一再省姑母龍東而歸

思甚怵明者又在移寓不及迂路一造亦其好德之  
心視朱張數千里相訪爲可歎爾茲被來諭重有歎  
於弘度也惟是明公之稱以位以德實非敢安試以  
朱子所與陳侍郎黃端明諸書攷之必須位與德如  
陳黃以上方可見稱準諸 本朝所謂參判卽中國  
之侍郎也推此以觀又豈區區所不當讓者哉古人  
有云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  
也夫以官位稱號之高下雖係外物猶不可以放過  
况乎才識德望之說尤當指實據真不得一毫差爽  
而貽遠近之譏者耶胤錫一愚忝樵樸耳少而奔走



於求舉中而汨沒於爲養今則齒五十少一而尤悔  
之積有不勝紀日用言動猶且不及恆人則其果何  
才識何德望之可擬萬一而明者相愛之過曾不密  
察徒以先子之馬走先師之燭童而意夫略約聞見  
有可抗辭於朋友耳奈此自省無是何哉朕明者姿  
質之美操履之敦既嘗始聞於欽甫再徵於士謙茲  
又得諸紙墨謙光之中矣其始沿東礪茶山之餘論  
而沂東賢宋儒之極功卓朕吾南山斗而胤錫無狀  
將且順下風求自潤而未已則明者今日之先施豈  
非重可榮哉從茲以往切乞痛祛虛浮毋事唯諾書

疏反復惟歲寒相期而勿以蹤跡之離合有所限焉  
則古之朋友之職其不在是也耶辭出肝膈畱盛念  
幸甚

答崔仁求書 辛巳

一病南歸冉冉三茲每念紫閣峯陰冰玉交映未始  
不神往奈此居僻積雪拒門將不知臘後是何甲子  
耳忽有人傳吾故人書紙密蕭朕明燈疾讀情益真  
畫益蒼玉樹一株顯顯尺幅間矣矧惟千里來觀華  
鄂鞞鞞爲樂當復如何唯李文平安字未蒙談及左  
右不瑕薄于鼇名邑也羊小金剛也丹林白石知凡



古錦囊令人聞之九竅生風狀胤錫於彼亦非生客也雖嘗讀詩溪樓讀易蓮庵而直一搭大過去蹤跡爾身足為從者誦之蓋彼有三絕焉其一曰孝陵墨所賜金河西者河西因以題詩下方皆真本也金氏寶焉在山之南其二曰白玉峯師友簡牘嘉隆以來名賢手畢無一漏者亦皆真本也白氏奔焉在山之東其三曰鄭圃隱詩即溪樓是已何渠不若其二而真本則無樓固山中也遊山之人誰則不知乃若前兩者必其知之而後好之如或未也其與過關里而不知有尼父者何異今高明既託以遊山矣其得

免於愚慮否耶胤錫畸於人者尚幸辱在以書至煩見憶於山門且有仲氏致意仲氏雖未與有一日雅而聞風則久矣來教之云豈將引而進之歟顧自幽蟄萬用都廢矧官府非比三家郵容易出入者且西歸日適雖欲往從末由也已盛意若遂不遺則亦願春以為期共作三絕景中人也

與林啓濬書 庚寅

卽惟清和寓中尊履萬吉記丙子一幸邂逅於完南李令公基座上居狀十有五年矣自念無狀非暗中摸索而可得者高明想未必識有而高文華譽在鄙



人實所深服何哉蓋自戊寅外第金啓甫天為先師  
副率揚丈門館甥以來因又周旋奉教於考巖講席父子  
之間受知不淺乃今不幸山頽久矣求諸當時門下  
則咸曰白水先生所視之猶子惟尊在耳則慕類之  
心於此尤切矧同一城又不日月豈不欲受教良晤  
得玩丈席遺藁編定之義例哉顧兩官番休一持破  
動逾旬朔管姜太初之於權汝章猶謂未面則不相  
見非吾輩事若吾二人者曾既觀止但未暇再會耳  
狀落落相望足為一大缺陷徒以時時風便致意自  
慰而已不謂昨日又因李典籍相報重有感於不遐

也又律曆算數之學前輩固不以為當急而表裏易  
範經緯天地亦洛建諸老先生所不廢者獨我東方  
上下二千年未有一言及之豈不以地偏書稀理奧  
而數蹟雖一二卓識獨見未或從事其間藉曰有意  
又無奈宋明以前諸家立法之猶疎得彼失此輾轉  
幽晦而狀歟天啓奎運人文益彰而西洋新法自華  
而東爰有大谷金公作易學圖解二十五篇包并利  
熊參合孔邵今其遺文雖未梓行而博雅之士已為  
之快覩惜乎猶有餘憾爾比年律曆淵源一大帙又  
自燕購至而世之聰明特達者庶幾究繇到底矣胤



錫亦聞有此書幾年于茲朝暮寤寐如物在喉使能  
得之而南以貢四壁圖書則不惟下可以舉先賢之  
闕典抑亦上可以補 聖朝之史志而精誠所孚書  
儉遽以此來噫天其以之餉我哉回視客橐乃未有一  
錢可易而東西未債竟令人太息忽獨思之人之  
親否惟道理相與之如何耳初不在於熟面况高明  
既以師門餘誼推愛此身如有一舉手可以助力則  
當不以勞而為辭與其坐而太息曷若一造寓次面  
議之為優耶雖狀以其跡則未債也非平生傾嚮之  
素心也相愛以德相敬以禮雖在渴急豈容如是此  
可愧輒走人自列如此

答公州屏巖書社儒生書

丁未

國有小喪祥練且邇中外普勸曷有其極湖西南地  
相比此來又復相望而未有一日之幸只切責沈之  
媿不知僉君子安所誤聽致煩古人所施不面先書  
之禮也榮繼以恐不知攸出第審春闈崇侯清齋區  
區慰仰其又何既胤錫不學復衰重以黜赤邑巖務



蝟歲惡賑劇方苦俟麥秋謀歸庶理父師遺誨之萬  
一而已所詢申先生遵美享議謹悉之矣益自幼少  
已讀已卯錄披賢良榜茲又益詳夫所未詳而 康  
陵之復科 元陵之贈職尤赫赫動人則向來一邊  
豆席地之祭猶有歉於追報之未盡即中間辛酉以  
後禁令雖固無所不到亦豈到於書社之云者乎於  
是中廢良可盡傷矣近日士論之重作而不死也朕  
胤錫識謏位微無以取信僉君子何不以此轉稟於  
當世 朝野重望所歸之地乎抑今巡相公金光適  
是已卯大司成金文毅公湜後孫而申先生與金公

同一靜門則奔而仰質初無不可豈盛謀不暇及此  
耶此縣亦有打愚李先生翔雷巖書齋之享每以九  
月用紙榜行事如朱子所定滄洲之儀者而向來輟  
焉昨秋復焉胤錫於此實因邑士有聞爾僉君子依  
此行之似夏復宥無礙於令甲而非一時一紙之所  
敢臆定故輒錄聞見思量者以取公議之折中如何  
如何家狀敬呈其中語句字畫訛處朱筆塗乙惶及  
惶及

答本縣首吏 己酉

見所告知悉今此來月初二初四初七共三日儀注



其無關辭所載者則此中亦何敢擅論也但前月十二日破舊園時完營似有舉行節次而官家時在營下行次陪吏其無聞見歸傳者乎此中曾於丙午為全義縣監為文孝世子禮葬及朔望之望哭也當日曉頭詣客舍正廳而殿牌則門閉少避正位近西設香卓乃入西庭北向跪執事者三上香俯伏哭盡哀再拜而退此乃其時京中及湖中列邑之通規也吾邑亦可依此定其處所耶若前街罷散官則雖不令望哭而此身曾經翊贊官至五品視他士民似有稍開又攷關辭許令只於開園下玄室日

望哀而今則開園月日已過前頭只有初七下玄室一日舉哀而已故方欲趁此初七八日陪官家舉哀耳生進以下則亦惟在於官家處分之如何而已

代東山院儒呈方伯書

癸酉

生等竊伏惟念庠塾之教廢而書院作書院之於我東其作亦已久矣蓋先賢遺澤之所暨也而以俎豆羞之後學蒙士之所游也而以藏修待之此乃章逢者莫大之盛典而為百世之不刊也雖狀苟不有長上之倡率模範之開示即一畝之宮安休其不鞠而



十室之邑亦見其無人矣夫白鹿之洞初不過庄廬  
荒棘之墟而晦父在南康必汲汲焉惟是之先至乞  
額乞書累申而得請若退陶之於豐基位只郡守也  
而獨以白雲洞事懇于沈方伯卒致上 聞而宣額  
古來大賢君子夫何為其狀也良以風化之本不外  
乎興起儒林而要其道又不外乎尊賢苟為不狀閣  
手而傍觀焉已則斯文幾何其不微而以視夫西域  
氏竭心於頓塔之役者顧不亦愧色矣乎今生等所  
居境內有曰東山書院焉實故白江西河兩先生父  
子之所尸祝也夫兩先生德學之盛誠不假生等一

一談也而姑以刵建後論之 明陵在宥之世嘗經  
恩扁之賜逮我 當丁以來朝中薦紳學士大夫好  
古慕義如吾節下之初按也亦既教誘之顧藉之意  
甚盛也力不貲也雖向來撤額所不能無憾而使海  
陬晚進尚知有斯院者惟節下是賴耳奈當時節下  
不幸遽遽竊計節下於此雖固有已及之惠而亦或  
有未暇究也狀而自爾十餘年間湖外諸生尚嘖嘖  
以為美談每語及必齋願以為安得令節下復任旬  
宣庶幾吾徒之卒其惠也此非一院之私議也誠見  
其去德愈久慕德愈深而狀也而顧乃無如之何矣



則堂宇之漫漶庖漏之頽圯以至於上凌而芻震業  
蕪而學荒蓋莫非不容自由之致而亦以其扶相之  
無路也夫如是故物力彫迫逐年而滋甚生徒顛顛  
趁月而不同審其氣像殆類下灘之船已不可挽回  
此雖生等之罪自有義氣者倘一觀焉寧不曰水地  
之不忍荒廢乎幸今節下之再莅果副夙管之翹延  
而首以學校之弊爲急惓惓之意溢出於關文豈節  
下猶復有餘恨於頃年而欲遂大展其底蘊耶生等  
於是卽作而歎曰節下今日之事固一路之所咸而  
非本院之所獨也狀其節目之際抑不得不及於吾

院况也既有初矣當有終矣以初推終理無二致則  
舊受之賜今亦安知其不受也且夫振作之道自有  
節下責耳於生等何有哉特其區區之心有不敢自  
外者倘得一踵營門仰承清光更可以朱李故事爲  
節下誦之今此之來將以此也固知芻蕘之說不足  
仰溷於燕香之寢而慶慕之至或恐節下之美不匹  
於前哲也惟節下千萬念之另加護助以盡訓迪之  
方至於邊山風落之餘株官倉糴糴之餘息隨處隨  
宥曲軫盛心卽不惟此院之幸而節下風烈亦必永  
有辭于後惟節下千萬念之生等不任惶仄謹拜書



以候進退焉

代東山院儒與趙判書觀彬書

丙子

某等謹再拜白前者累奉起居雖未承拜缺書而歲歲新賞嘉惠銜至固知六百里便風傳石相參而狀也而其為弊院之光色亦已不貲矣因伏惟客冬信後一暮忽又將匝不審卽茲高秋台候燕超神勞區區慕仰良非淺鮮而一度候訊猶不能以時藉曰大君子洪度不錄自外之罪而在此皇恩當如何也蓋生等俱以疎劣不諳事務觸手泚狀無由經紀况院中物力逐年彫劫如船下灘未易挽回用是廟宇堂

齋以至於庖湍庫垣之屬一皆在圯頽缺無復舊觀方倡同聲商議以爲既處來風之地必致神位之不安盍將重理均是役也無寧改卜善地以圖悠久之爲愈也遂與一二章甫剋日經始庶幾克完而顧此舉羸適丁時絀地雖數喚之邇而力則一縷之綿生等於此竊又思惟茲院廢興亦關斯文之運而兩先生德學之盛尤是薦紳諸士大夫所同尊嚮則今此移建一事宜蒙左右而不但爲一方儒士之責也自夫辛壬以來積漸沮喪士氣遂微前後垂四十年其肯爲茲院躑躅而愴念者殆落落罕見又安望顧助

頤齋集

卷之十

書

十一



而振起之也惟門下歸狀若魯靈光獨閱無窮之變  
長抱不言之恨雖在疇曩尚皆極力周章卽生等與  
有榮焉矧今 日月昭垂 國是大定婦孺之愚皂  
隸之賤猶且無不知忠之爲忠逆之爲逆而本道士  
友又方有四大忠賢合享茲院仍請復額之論一口  
齊同早晚將舉事係 邦禁雖不敢知未稍作何出  
場而吾道之增重卽可見也是豈止一時移建之事  
之爲重哉生等惟是之爲或懼專輒要稟門下以聽  
指教兼乞扶相茲送院中一友生敢布于下執事自  
餘不備

代邑儒呈方伯書

伏以生等竊嘗聞之仁道至大而君子曰孝悌也者  
爲仁之本此其故何哉誠以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  
親推之百行皆是物也雖則以爲仁之一事而其不  
可小之也明矣故自生民以來凡以孝聞者莫不見  
褒於長上史氏所紀烏可誣也况我 昭代益敦孝  
理卽遐鄉僻街苟可以別實則樹之烏頭躋之清蹕  
以之復徭 賜米之典無一闕者茲四百年矣 聖  
神風化之基豈不經遠而先輩名公諮諏採訪之功  
亦盛矣哉乃者閣下膺寄旬宣亟頒 朝令將使三



綱五典增重於今日而有以稱 國家之至意則南  
之五十餘邑詭不鼓舞思所以仰列乎狀念某也孝  
某也悌人之舉人宥不一二而若生等境內李氏兩  
世四孝之懿始所謂喧啾百鳥之羣忽見孤鳳凰者  
也生等雖亾狀亦知阿好爲可耻按廉公明請試言  
之而幸察焉蓋故學生李公益芳孝自天賦名於鄉  
里養生也視膳必親而申飭中饋戒其怠慢送死也  
身不離棖而風雨哭墓哀毀逾禮虔于祭祀則潔庶  
羞而必參於朔望篤于兄弟則斥私財而與同於饑  
饉不寧茲也其始子女之歿深慮無嗣忽夢母饋以

樂曰服此則有子跪受吞下欣狀而覺回語其妻妻  
夢亦叶後果有四子誠孝之感斯可徵其一端而逮  
已已 壺位之遜也輒又悲憤不食其望號慟孝以  
移忠其在是乎是以一家之內世濟其美長子故學  
生李公泌於所生不以存沒而異事於同氣不以物  
我而有間邑人以之爲矜式矣大臣以之擬齋郎矣  
第三子今幼學李公蒞其少也亦事母盡誠冬爐夏  
扇欲其溫涼家且貧雖以厨白之役必分母勞母曰  
是兒吾孝女也既喪母與兄弟居則同室出則共力  
大小家務咸所經紀而又自以七歲喪父未及如禮



恐爲終身之恨矣及年六十有七復值喪父之歲則  
幸可依劉臻故事質之禮家追伸喪制苦塊麻竹之  
憾若在初終朝夕哭墓三年如一日五十而慕其庶  
幾歎第四子故學生李公業幼奉偏母誠愛亦至母  
疾將革灌指血以延七日之命卒不幸則柴瘠孺泣  
齧粥居廬外除而不少解喪餘齋慙遇新物必薦不  
則不入口方其守墓也鵲疫鳴張無物備奠獨憂久  
之忽有一鴈自來得而羞之冰魚雪筍之異天固示  
之矣原其資性素高重以奉教於朴遜齋光一坐必  
危行必徐其言謹其色和平居不八場屋專心踐實

凡於時事得失人物長短曾不以一辭攙焉尤難能  
者庚子方喪之初獨制麻帶人或疑之儀注改 頌  
果如其爲則始而疑者終而服因又倉素三年如服  
私喪甲辰亦狀忠孝一致斯益信矣嗚呼李氏四孝  
如彼其盛而究其先德實有竹谷先生家法之傳則  
靈芝醴泉其果無所於根源哉頃歲奉朝賀元公夏  
繡衣南下益嘗搜按詡贊面語多士許以元狀上  
聞惜乎不得章顯於 朝以著 昭代孝理之應而  
年運以往三人已九原矣其一孖者亦朝暮人耳夫  
以父傳子傳兄繼弟繼之孝而吾閭下若無以知之



則嗟哉董生之詩亦安保其不作也尚幸本邑城主  
撫生等言已經馳報閣下已知之矣若又無以表揚  
於諸人論 啓之首而某也孝某也悌與之而相混  
則豈生等所敢望於閣下哉生等爲是之懼茲復相  
率仰稟伏惟俯垂澄鑑博詢公議毋令兩世四孝無  
聞於後母令先輩名公專美於前千萬幸甚

代道儒呈頌相書

戊子

伏以褒忠辨義君相之急務也祖功宗德上下之通  
軌也從古以還曷有捨是而能國者哉於皇 聖朝  
尤致意焉一節一行靡不旌勸而等以上之爵之謚

之宣額矣錄後矣猶以爲未足則又許以不祧之殊  
禮夫 太廟文廟凡在庭廡之列者尚矣姑無論乃  
若盟府正勳前後諸人或清議有所不滿而 國家  
亦必曲爲之地此日月不刊之大典也雖狀抑有人  
焉以其功則不幸漏於正勳而實無遜矣以其忠則  
未或歉於清議而永有辭矣若是者尚可拘諸大典  
而不容變而通之乎既或變而通之矣彼與之并世  
而齊烈者殊禮之是先矣此何人哉獨闕狀不章則  
千載之下庸不憾於向隅乎嗚呼今生等所睹記故  
壽峯高忠烈公是已蓋公倡義之舉殉節之跡不假



生等一二談也清議所存孰不慕其忠無窮而錦山  
一戰克著宣武之績則偉哉其功亦不止光國矣畢  
竟勤勳非正而從寧非不幸之甚哉狀而以功而稱  
公不若以忠而稱公公誠宋忠烈趙文烈其人耳其  
生也并世其死也齊烈一體皎然若五星芒寒而色  
正而又不失連珠也使殊禮無則已有則自當得有  
不當異而視之直時勢不齊施之或有先後耳竊聞  
徂茲戊寅先清沙相公特 啓趙公遺事因舉先正  
一言以爲不祧之案而至以李漢陰并稟則 聖上  
亟命趙李不祧近歲又有洪相公所陳而宋公亦

命不祧生等草野耳何敢與於 朝廷之末議哉而  
惟此三賢殊禮實四百年創觀意者大典果不必拘  
而吾 君吾相昉以之變通歟顧趙公嘗錄從勳宋  
李旣策正勳而其爲噫媚者所拔則不足論也第以  
所樹立攷之不亦卓絕而不祧之請猶以一勳名存  
減者爲藉豈大典法外之意亦古人存羊之遺歟卽  
此言之三賢之於高公其忠一耳其功無正從存減  
亦一耳况自有先相公所證李公劄語讓勳於高趙  
者耶均之爲忠與功也而在宋趙若李則不祧也在  
高公則當祧而未有 命也或祧或否無殆異而視



之乎生等之愚誠不敢知先賢輕重不係於祧否固也而祧否之間所重輕遠矣將大典既經變通而猶未及於究極耶乃者韓相公以高公不祧而為請也生等蓋嘗不揣為之妄恃要之其意非獨為高公而已又非必獨引洪相公而已伏惟先相公弼亮三朝言行滿一國心乎愛矣恒不離名節試以 端廟大臣褒錄者測之所謂一羽之知五色也此趙李所以得有不祧之 命也安知一體之高公既以證諸李公劄中而殊禮一節不在於將舉而偶未遑者乎又安知韓相公所請不出於追舉其未遑者乎伏况

閣下承家之懿述事之盛頃於權公自慎當謚之論已使人躍躍聳聽生等雖無所識知竊為先相公獻喜者久矣卽一時 前席之可否尤見盛意之詳慎蓋尊高公故重其事重其事故不遽欲其許耳夫以先相公慕趙李之深尚曰數十年狀後乃達閣下今日之持難豈且有待於他日耶雖狀先乎趙李之不祧則先相公義起無於禮之禮耳以故不厭持久後乎趙李之不祧則洪相公已有所據而宋公亦不祧矣韓相公復以高公繼之矣家法 邦憲見成自在閣下尚何難焉嗚呼高公之忠之功將視閣下重輕



倘幸論道之暇穆朕深思苟與僚議而同歸上請殊禮之卒施庶幾大典變通之究極而書之良史謂閣下是賴則生等於此與榮而無憾矣意在公誦言涉不遜于冒白嚴罪無可逃并乞少垂台鑑不勝惶仄祈懇之至

代古阜儒生呈郡守書

乙未

伏以天地之間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凡厥以子而能孝以臣而能忠者豈非各率受中之本狀乎至若夫婦一倫為父子君臣之本兼父子君臣之恩則婦之於夫其亦有大已矣雖狀婦人之性大約

偏塞平閑吉祥之日猶鮮盡道矧倉卒凶變而一死自矢成其為烈者烏可遽爾能之即其年稍尊識稍通而死而下從猶不甚易矧彼不離少婦之齡者哉一有能狀誠卓卓罕觀而邦國褒美之儀於是乎乃舉嗚呼今本郡烈女曹氏是已民等言輕固不足仰乎官聽而公共一辭非敢毫誣請試一二陳之惟幸察焉蓋曹氏故名臣直提學庶之後也治下金井而近故公學宋揆厚之妻也生長儒家已能自飭閨範既歸夫氏又不免食貧而承舅姑助祭祀其所以成其夫之美者多矣舅姑曰孝哉隣里曰幸哉耳目觀



記其賢可紀今年十月一日其夫患紅疹轉作熱狂  
日夜扶將百藥無靈則雪涕祈天請以身代之號苦  
叫閔人已不忍見者十七日其夫竟不起疾攀擗之  
極告以必殉亟欲自盡而其舅兄弟泣而寬之曰嗟  
威荐矣既哭乃女又哭乃夫乃夫自此血胤絕矣安  
得不欲死奈舅姑老無托何哉曹氏乃太息言曰夫  
既死矣生亦何安猶請粥數匙強延喘一日而老姑  
寡妯共一室相守庶幾有所周防十八日夜且半月  
苦燈殘其舅往視之則曹氏已乘人倦不知所之急  
叫衆四覓獲之屋隅從容坐死裳帶在頸尸猶不及

冷矣年僅二十有三人皆啜涕時其舅弟觀華與嫻  
家金始元同榻假寐忽夢中譔囁與曹氏問答而始  
元聞之益爲曹氏來拜告訣而觀華期令勿死如恆  
時也既被撼起果已死噫其一靈炯炯雖死猶生矣  
哉嗚呼宋氏一家今一時五喪而曹氏又以烈死而  
無後其舅之窮亦足哀矣狀民等區區不獨以爲其  
哀之可哀而曹氏之所樹立尤可聳爾夫以遐士一  
少婦能辦人所難能非夫天賦素養之懿有以無爽  
於急遽乎其生也既賢故其死也竟烈使世之丈夫  
不能盡忠孝者怵狀爲之髮豎則 聖朝風化之効



國朝彙編  
亦可驗矣豈惟宋曹二門之光乎原其一死初非求  
於人知則民等之告不告曷足有令輕重而彰善之  
典 國家事也城主職也於此墨墨民等尚何敢言  
茲輒干冒尊嚴不避猥瀆伏惟俯採公議轉報營門  
俾本郡百世之下閱曹氏旋楔增誌之跡而特於城  
主乎是徵幸甚

代邑儒呈城主書 乙未

伏以褒賢勸世有國之令典也或以官爵或以旋復  
而猶恐一二有遺則勝覽之書於是乎作小大隱顯  
莫不從公議昭錄使夫窮鄉百世之下亦有以徵信

則是亦有國褒勸之令典也蓋自 成宗朝創編  
中宗朝新增以來二百年闕焉而未續者久矣惜乎  
己卯戊寅兩誌未為刊行之成案而乃今 朝令始  
有增續之舉試以民等本縣言之凡其可錄者亦幾  
昭列矣第於公論尚有憾焉何者陳公原瑞當麗末  
謀復王氏流寓張監察季淑與六臣同死蔚為 端  
宗朝忠臣金相國克誠受擠安老來謫七年及徐訓  
導滾壬辰慕義兼陳方略李月邨益芳篤有孝行已  
已痛哭白壽邨時德經明行修酷好古道高玉堤友  
參清苦制行克遵祖師白默堂時明好學有文獎成



後進李孝友，年七十，追喪樂善好問，高孝于世，鼎六十居廬，誠孝俱至。宋沙邨文道修潔，愷悌長於文學。尹處士齊任風雨，哭墓必參師祀。李處士，赤血指居廬，國恤心喪。李月東師悌篤孝，繼母人稱。皮裏陽秋，慎塔邨師，洙早年廢舉，深於經學。董孝子，啓相行乞養母七十，兒戲丁世一妻烈女。李氏強暴不屈，投水殉節。金漢宗妻李召史，爪穿項破一節，殉夫此皆無貴無賤，表表可記，而公論有遺，寃鬱極矣。茲敢齊聲仰籲，伏乞虛心順理，公明照察，令曠百年盛舉，無復餘恨，千萬幸甚。

代長城儒生呈方伯書

辛丑

伏以扶天奠植，人紀斯乃。邦國之先務，古今之通誼也。凡在長民之列，其詭外此而有為乎？而究厥設施，又必無大小無顯晦或爵而謚之，或旌而祠之，蓋自宋明之際，至于東表未始以一二忽者，何哉？良以一日而無是，則三綱淪九法斁，而相與歸乎夷狄禽獸之域矣。於皇諸廟之聖，既皆壹是奉奉前而有丙子己卯乙巳之表章，後而有壬辰丁丑戊申之褒美，風聲觀感，殆四百年矣。其於光海無母之日，朝野明倫之義，則尤為之致意，嗚呼！為人臣子，凡有一



點明處者 君母而尚可讎乎顧彼一種從患之徒  
誘之以祿利怵之以威刑一國之人咸於是若狂而  
時有秋潭金先生友及能毅毅自樹當癸丑請廢也  
先生適在泮中爾瞻實主詢論既陰喉太學將踵造  
誘而亦知慕先生盛名書以要之冀一假手則先生  
默不答奮筆書八字于紙背而卻之曰生於母者不  
宐應此即日南歸因自廢不出旬徒慕之削諸儒籍  
而活狀不動杜門讀書而已及癸亥 改王太學一  
新而先生以齋薦累 授 寢郎終不起原先生資  
稟之卓器宇之偉孝友之聞文學之著已是 曆昌

一世諸賢之所共伏而丁酉之亂奉親入峽有 天  
將留我者不能戢下士女多被擄掠先生素能漢語  
手劔入軍門據義陳責 天將驚謝為斬亂卒四五  
而一方賴以得全斯不亦段太尉責郭晞故事哉而  
畢竟不撓於三昌金墉之變暨之頽波之一柱黑夜  
之長庚則白沙諸大臣之正議睡翁一上舍之獨拜  
視先生風節覺無以專美若先生者豈非自就其心  
所安而古所謂無所為而為者乎故能以一筆八字  
任千古倫常之重而晚歲 除命之勤又不足以一  
豪易其隱求之樂矣嗚呼若先生者雖爵以謚之可



臣等竊  
也雖旌而祠之可也而參判之 贈不過以乎子貴  
鄉社之祭不及伸乎士論此京外識者所以在在稱  
愒而一發再發屢發而不止者也矧茲長城一境方  
有鄉祠追配之議而事體不輕須至一稟採訪之地  
者伏願閣下以平日扶天彝植人紀之盛心亟許發  
揮先生之幽潛而先命配祠俾公議無鬱千萬幸甚  
代道儒呈考巖 致祭承旨書 乙巳

亦必 旌褒矧於一家而具全者乎方伯御史守令  
之職亦必以是為先務矧於出入 前席對揚 耿  
光之地乎益我 祖宗舊制許令奉 命臣復 命  
以沿路聞見隨疏 啓上達而吏治民瘼猶在所列  
則事關三綱其可略諸世雖遠跡雖微其可愬諸今  
令公即近密清班也奉 命而出歸且復 命當  
聖上崇賢重道敦倫樹常之日宜有依 祖制陳聞  
見如文谷金文忠公歸自吉州雖官婢么麼請獎其  
節之為者生等無狀請以一言仰陳之竊聞本道秦  
仁縣有故忠臣飛義兵副將 贈軍器主簿鄭公允



謹卽侍中文獻公玄英八世孫吏曹典書繼安玄孫  
進士汾孫也旣生故家夙稟美質有才有學兼長弓  
馬萬曆壬辰倭賊大至則倡募義兵以應高忠烈金  
文烈諸公而推同縣寓居前縣令 贈承旨閔汝雲  
爲大將癸巳赴晉州與高公從厚崔公慶會黃公進  
及金文烈協議死守不幸閔公病卒圍中則受遺令  
并其衆二百人城陷乃死其子昌文俟賊退以公及  
閔公骸歸分先塋而葬之自號復讎有司哭家廟訣  
子女作文以處家事爰率家僮數十人以丁酉入南原  
圍城死而公妻及昌文妻又先後爲夫自決嗚呼古

今二十一史人物何限而若公一家父死於 君子  
死於父妻死於夫赫赫三綱之俱全者能幾人哉且  
如高金二公父子俱死盛則盛矣而公又加有二婦  
人焉覺二公有不是過而公之一死家隨而一綫州  
郡無以聞 朝廷無以錄自夫一主簿追典至輕者  
以外又遂咸闕而不自向微安牛山記事秦仁縣舊  
誌與其家藏公子手筆爲一鄉士林所徵者則昭乎  
峯乎之實殆不省有無也久矣斯於 顯宗八年丁  
未有公議將以公并享于金文烈白將軍祠院而因  
循未就遇於 邦禁徂茲乙未又因 朝令博採三



綱而本倅雖加爵賞巡伯不及聞知以公起義初心  
豈或有所為而狀哉而自 國論推之其何以慰忠  
魂獎孝烈於千古耶嗚呼生等於此亦自以無義氣  
為愧焉耳茲敢合辭齊聲略暴公大節而并及其孝  
子烈婦伏惟令公燭幽冥叔公議歸徹 註續使鄭  
公一家忠孝烈三綱之盛或超 贈或榮表亦或兼  
以俎豆則 國家幸甚士林幸甚

與春川諸宗人書

己卯

卽惟霜令僉宗侍起居體候萬相參議以下三世墓  
下亦無他虞否地遠信阻無由來往人事乖矣悲歎

慕戀又何言竊想吾先敦睦之風有不間於前後彼  
此區區遠懷或在俯亮之中矣宗末卽江西府君第  
二胤從仕郎府君諱守平八代孫也自吾從仕府君  
客没于南而六代祖僉正府君諱處中避亂先鄉旋  
又定居于南也興之地始有吾黃而子姓未繁今纔  
三兩家且吾曾祖處士府君諱世基祖父諱載萬暨  
叔祖處士府君諱載重數世隱德科名久絕父親亦  
嘗有場屋聲晚愛沈潛經學不失家傳文獻士大夫  
之南者爭與尉薦之不已而不肖如胤錫及弟冒錫  
者猶幸憑依先德北游京國矣每念先鄉丘墓在焉



宗族居焉揆以情理豈不欲裹足以進而家貧無力  
只得趁科還往而已晉吾叔祖癸未年間專為省墓  
修譜事涉千里往來此在僉宗或已聞知矣自是五  
十年來喪威殯柩家世伶仃迄猶未繼先志是固可  
恧而以胤錫今春稷忝司馬也亦未得奔拜松楸因  
候僉宗其為悼歎又當如何狀其秉燹得之於天殄  
滅不得此心耿耿早晚當一遂也第有一說焉癸未  
修譜尚多疎謬不獨子孫之多漏以先世配匹丘墓  
尤所宐詳而亦皆泛狀說過何以為久遠傳示計哉  
常時逢人自關畿地來者輒問先鄉消息而楊州吳

偉氏適與親熟又適知其往來先鄉便風揭來音信  
端的既又問聞之詳悉而又付上一書似不作喬沈  
而若其傳到遲早顧何可剋定也今宗未泮邨主人  
卽東泮旋門內鄭時教家也科時非有疾故則常常  
上來耳此際相訪因議此事似甚優宐竊聞進士宗  
侍宅主人亦在於東泮會堂橋相對處鄭錫教家云  
苟如鄙說則不獨宗中會面之為幸抑或因成大譜  
如何如何江西府君以上俱有墓表否參議府君父  
親監正府君諱吉源始見於氏族書此果何也六代  
伯祖諱應中所記先系以高麗平海君諱淑卿為始



祖而祭未譜則不狀此必叔祖商議於先鄉僉宗而狀矣狀而今以史家所載參之於鄙處石表則前說似無可疑此又何也此誠吾宗中不可不一番修正處也幸須千萬勿念焉鄙家外孫今有安持平致宅氏庭試文科曾經銀臺天曹方帶海西漕臺僉宗入京時或可相訪耶其人款款有渭陽之情耳

答春川宗丈

有河書

乙酉

胤錫再拜湖關邈矣落落五十年始獲奉書一紙情話千里真面喜極而悲移日未已八遞既有月伏惟宗文氣體向寒增福令咸伯仲氏安否何居區區馳

義不翅飢渴胤錫生未及一歸故鄉及己卯復忝司馬急於歸觀又無由展拜先塋則一念耿耿當如何也惟幸羨上日付書吳友行略敘遠懷而壬午小弟胄錫陪老親還自泮中始聞邂逅從者今春忽復獲覲令咸知宗丈嘗至羨上談及胤錫旋又娓娓先世事悼江西祖墓之失絕痛一門譜系之無詳纏綿于了不覺有隕泮泮此殆天假之假不欲吾宗之塗人耳若其一二聞見之錄呈則非胤錫乎誠之篤只願共之宗中庶幾因此發端為他日完譜之資矣乃今清安諸宗首發大論而宗丈諸公又從而應之八月



晦期雖則踳過而畢竟有成其自此乎狀胤錫心有  
所疑頃已披露而宗文之問適又及此請得以究論  
之蓋我箕城之黃敬在諸路者甚多而麗季以來各  
祖具祖無以統會於一原斯已戚矣且我興德一派  
出自春川則胤錫之於通國未昭穆可徵者惟宗文  
諸公也自監正府君諱吉源以下新舊紀載并無異  
說而平海君諱淑卿此一世之為中始祖益有據焉  
夫古跡在春川者胤錫雖未暇參究而以胤錫八代  
祖從仕郎諱守平南來以後累世所傳者觀之有舊  
牒焉有墓表焉舊牒則六代伯祖諱應中所筆也墓

表則七代祖通政大夫諱紐所立也是皆經歷壬辰  
之亂而宛狀如昨日者况其時落南纔數世與故鄉  
至親相往來源源則只此牒表文字雖曰胤錫私家  
之所有而亦必宗文中世之所同人事時勢得不狀  
乎不幸胤錫祖父從祖父屢厄乎嗣骨肉孤子文獻  
殘缺當其癸未之修譜也舊牒塵沫而未暇窮搜墓  
表苔頑而未暇昭洗草草修成已極疎漏而重有一  
種疑惑之端焉蓋在麗季我宗中適有兩位平海君  
一則諱淑卿而官叅贊一則諱希願而謚襄武姓既  
同矣時既同矣封爵之號亦既同矣是以修譜之際



不能自信舊見或疑只有一人而非二人或疑有諱  
希頌而因字淑卿傳說鎔互莫之明也遽以監正府  
君為諱希頌之曾孫而因仍印出久未釐正宗中所  
希必是此本而即此世代其誤甚矣何也諱淑卿之  
與諱希頌俱當恭愍禍昌恭讓及我太祖開國之  
世而大則高麗史可稽小則諸家譜可證又况監正  
府君即太祖姊夫襄烈趙公仁璧之女壻也是于  
諱希頌實為同時人而顧以為曾孫可乎監正府君  
女壻姜諧即恭讓朝密直使隱之子也漢陽趙譜知  
中樞趙琬即趙公仁璧之孫而我叅議府君諱坤之

舅子也琬之妻父江陵金二雨又是諱淑卿之女壻則  
琬之妻即我叅議府君之姑女也彼其世代婚媾叅  
之事理豈不允信矣乎自有癸未此譜以來丁亥則  
宗文宅派中諱琯氏間嘗書報我祖父兄弟已病印  
本之未盡而金溝宗中前輩亦有所議故胤錫自幼  
輒不自揆竊有志改正以為身既僻處未能遠游諸  
方則惟當遍覽諸家大譜上下羅麗本朝千餘年  
之間冀其或有所得耳用是游京則考趙滄江涑所  
編氏族源流八卷在鄉則考遠近知舊大譜四五十  
所徐又搜篋一家而得舊牒洗石先山而審墓表雖



其字畫句語不無晦昧而諱淑卿之為監正府君之  
考位則明矣不獨此爾亦多與諸家譜不期合而合  
者雖於氏族源流只錄監正以下無諱淑卿此若可  
欠而其書他譜又往往不錄始祖其例自可見胤錫  
今春自京而南迺到清安謁諱希願廟下而細審神  
主陷中則其非字以淑卿也又明矣於此乃知平日  
所疑之非過狀則宗文所詢淺見亦似不至無據也  
狀而天下之義理無窮一人之見聞有限未知宗文  
所考平海本譜錦溪家譜世代之相符者何如也江  
陵長湍世代字諱之有誤者又何如也此非胤錫獨

見之可決故前此已經奉稟於宗文但癸未之誤思  
之熟矣不可以示久遠今宗文高見專以癸未所印  
清安所說為可據胤錫試舉其中清安先系自諱鉉  
至諱希願十二世證之諱鉉既曰經明行修為世儒  
宗歷官成均大司成則是麗末國初人也勝覽榜  
目成均先生案國朝寶鑑諸書參互可悉而其下  
諱瑞既曰忠烈王朝翊戴功臣官至僉議評理則是  
麗人也諱鉉於諱希願同時而乃以為其十一代祖  
諱瑞於諱希願先八十餘年而乃以為其十代祖宗  
文倘於是有悟則庶知鄙說諸段之非敢輕發矣鄙



家適有黃姓譜錄一冊卽平海宗中海月公諱汝一  
所編而序之者自關東來獨恨我派監正以下不載  
耳其中首敘宗中科目事實而以鎮海府君諱允利  
之二兄府使諱允元允亨謂其未知出於何人疑其  
或出於黃天貴子麟起之後居金化者海月公以文  
學鳴世則其所記聞似或有由宗丈所居距金化不  
遠或可揆問乎幸今僉議已發完譜有期四方文獻  
早晚合并矣安知我派監正以上先系不偶狀現出  
於其間耶抑尊教不鄙胤錫縷縷如此謁蹶前進情  
禮則狀而第念爲此役者當先汲汲古跡或未誌石

或訪戶籍凡所可爲靡不用極狀後方可下手否則  
今何所憑後亦何所信乎以監正子孫論之則胤錫  
一派既有舊牒及墓表尚可覆視矣宗丈亦須商議  
宗中先啓參議鎮海江西三世配匹之葬以求誌文  
因審表石且春川雖嘗下經倭燹而關東諸邑大抵  
免亂者多矣無論春川及他邑如有壬辰以前國  
初戶籍則不可不遍究又聞近世修譜者或就江華  
攷麗末戶籍不知此說果狀否乎又如萬姓譜姓源  
叢錄及丁時述所輯譜書必也周求博訪方可以釋  
狀若又只以期會爲急則縱成一部譜書豈不重爲



子孫無窮之恨如今日云云耶伏想此等大事自朕遷就易費時月而胤錫之意政不欲苟完願宗丈俯適鄙懇既得所求各樣文跡乃自此邑京主人處圖為飛傳以為一席商量卒幸大事也舊牒與墓表茲姑謄出胎呈其手筆真本及印出石本則待胤錫躬進時奉納如何如何且向所謂譜錄者或是宗丈所稱平海本譜錦溪家譜之類耶其清安一派若從譜錄所云則世代似無差錯至如各祖其祖不可統會之處此類多至八九派勢當各從其派裒成一帙無原譜別譜之分則似穩矣不狀則分門割戶寧不慨

於同源而異譜乎我派果如海月公所疑而或得古跡為黃天貴之後則當與諱希碩派相併矣今姑無聞奈何奈何京城士大夫有為譜學者不乏其人宗丈幸廣問之也京主人輩似不速傳消息或得禁府都事階梯囑令嚴飭則其傳也速矣今彼遠宗姑勿問其如何只須春川興德兩派之論爛漫歸一而後方可有為於譜會耳伏惟宗丈勉之勉之毋以言微而忽焉京中冬節寒且劇遠人實有不堪宗丈或可退定于明年二月間以復遠近尤幸事也江陵金譜晉州姜譜并乞登時攷證焉



與豐基宗人潤九書 丁亥

伏惟秋霖宗侍起居氣候增祉湖嶺間之無由共敘  
 百代之誼誰謂生竝一國又同一世而漠然如視行  
 路哉每念吾宗東來數千餘年昆雲四散各祖其祖  
 不得會歸於厥初一人之身久矣彼移貫諸派姑無  
 論只以同貫言之所親記亦幾七八之別昭穆難明  
 婚媾或通豈不惕狀傷痛哉胤錫即高麗平海君參  
 贊公諱淑卿十三世孫也自十一世祖參議公諱坤  
 始徙春川因家漢城十世祖鎮海公諱允利與伯氏  
 襄陽公允元仲氏參議公允亨一時科宦仍世蟬聯

八世祖從仕公諱守平始葬湖南之古阜六世祖僉  
 正公諱處中始寓興德而從仕公伯氏之裔則今在  
 關東春川子孫亦不甚少惟我興德一枝僅僅數十  
 人不絕如縷幸先世文獻之傳不至墜失耳當明  
 陵癸未從祖龜巖公載重以我曾祖醉隱公諱世基  
 遺意擬修家牒蓋嘗一至春川略訪諸宗有一二經  
 畫而猶未為完書故胤錫自幼已不揆僭庶幾踵而  
 成之凡諸氏族文字搜檢多矣至如海月公汝一典  
 籍公中行所序譜略則得憑依家藏而致之若使賴  
 天之靈宗中同志有能起而倡導區區無狀尚或可



顧齋書  
以為役顧志大而才疎又地遠而力乏只時時太息而已昨歲清安宗人何幸先發此論黃緣相遇於京城其所徑印一卷實有大不滿意者撫狀南歸益自耿結乃今偶直 陵下歸期且邇而貴鄉二宗侍儼狀來臨陳說宗侍眷眷之意此殆同氣相求而狀既感且愧何以得此雖狀修譜之論不發則己已發則不可以還止假令合譜亦不可苟且而湊砌則所冀宗侍戮力忘勞先報諸路使夫古跡遺文片言隻字靡有毫髮之漏又必齊會京城參互訂正狀後方可

以傳示來世矣抑有一說譜之將合不拘貴賤高下

惟以世系最遠者先之次遠者次之各立一祖各敘其裔而於其卷首統之以始祖學士公父子則雖其世系有多有少有詳有約而規模節目秩狀而不紊苟為不狀反不如不為之愈也未知宗侍尊意如何今冬來夏當復來直此中倘以為不鄙切乞討優回教因或得接光儀於早晚則胤錫不勝大願

答豐基宗人

尚鐸尚鑑潤德潤九書

丁亥

陽德昭泉瞻仰政勤忽拜追賜答書再三周復如奉面誨自非先賢敦宗風誼之遺亦安所得此但彼時似聞有來顧意雖身靡職事無由先造而空谷登狀



尚有望焉乃今俯欵視促膝無間區區榮感不可量也伏惟日間僉座氣候增福胤錫閏七月南歸因之留侍九月趁科西上轉復東下八直已兩朔矣臘初又將以禮曹公事入京即當及覲而方患痰嗽挾寒憊絕擾擾道路此何人哉獻發之際蕭寺之速固所願者奈丁閣猶有拘掣倘譜役至夏五未定或可相援終幸圖夫一會耶朕念吾宗中無大譜久矣而竊聞僉座五派之同事亦殆希有第清安長湍慶州及貴郡多出於先檢校公則舊已知之熟矣如平海之海月一系乃以諱敏儒為中祖而非檢校公所出甚

明海月文獻故家也豈其後人一朝與五派同冒一祖抑此一家外又自有五派之與同者在其地而來歟至若鄙系與春川自是十四世同源傳下不獨私藏表帖之可徵行世文字又班班有在癸未印譜蓋未及廣考而誤混於他派耳當時鄙派諸論已自旋覺其非不以為信書者今六十餘年不謂一兩卷草草徑印如清安昨年之為者往往流傳雖以僉座高見猶若執一而疑一雖以此觀之譜役一時差謬之弊寧非目前之可懲乎又况天下事各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則節目隨之矣僉座與其只偕五派同役曷



若括八路諸派母論中祖同否惟越松遺裔都收於  
一譜乎與其隨便設所於一下邑曷若就京城大都  
會地使四方道里之相均乎夫如是雖胤錫無能為  
役於僉座而一二聞見尚可以為獻千萬念之母以  
人廢言如何規模之說欲於越松始祖卷下各立  
各派中祖以敘子孫耳文多不及錄

上親庭書 己卯

在泮時作書付新基復想已登徹也伏惟此際父母  
主氣體候何如弟妹幼穉及下宅諸集并無他否子  
到羨上請教則見諭宜讀大學故將用一番工夫而  
獨住遠地心事甚惡在家不知在家之極樂而今而

後乃知此亦一端良心發見而狀耶丈席言頃因趙  
使君聞尊丈晚景意象甚好殊可欣慰云矣外此忙  
擾不備

上親庭書 丁亥

伏惟初夏父母主氣體候康寧萬吉大小諸眷下宅  
隣里并無他否兒獨處萬山中政好看書而眼視終  
是有妨合眼調理則因成小睡夜又耿耿無寐春盡  
夏屆樹陰漸密鳥聲多怪雖有一二人過從問字者  
去後益悄狀悶清風順適來見訪因與鄭令祖述同游  
府東四十里玉簫峯下放舟沿回轉下紫烟巖錦郭



江只此一事殊為大快時時與鄭令及其少子時相  
還往談論此外頓無他况耳

上親庭書 戊子七月

伏惟新涼父母主氣體候若何今曉祀事又無故經  
行否兒適以素饌供上之行罷漏詣闕入司饗  
院既退日初出遙念一第二楹左右行禮目宛宛如  
睹矧荒歉太甚我家將偏受其厄矣薄祿何救又不  
得徑情歸侍晝悄夜耿此何人哉斯文不幸櫟川丈  
下世聞太學用屏翁喪例相與會哭兒亦書慰於泮  
上文席噫今之世斗靈光惟羨上而已向來悠悠

不自勉於教誨者已極可悔而茲又身縻脫出無路  
每念文席年紀非不喜其添籌而旋為之瞿瞿耳

上親庭書 戊子八月

二日即社稷大祭而兒以進排官將赴依幕初一千  
後徐台卒逝事係禮葬本庫又要兒之進排而社稷  
之於大臣喪體自懸不可捨重而就輕亦不可自匈  
而趨吉故其日不赴喪側只令書名舉案而已雖狀  
徐台平日固願一見之人而不無拘掣無由遂意今  
聞都民巷哭之兒議奠不獨大殿東宮隱卒之  
典則兒之一心寧不愧於鄭松愚伏之之哭白沙乎



今曉以前精神十分昏憤恐難自奮此豈奔走供職者哉誠使一世公卿厥功名如兒則庶幾皆可勇退矣

徐台印文  
清公志修

上親庭書

己丑七月

秋霖不乾幸此得暘伏惟父母主氣體候萬康大小眷集均安南望不勝慕戀之至兒初六受香赴太廟初七 大享罷後歸洋又赴節製場中則 御題擬本朝經筵官請進講李忠定奏議也與沙邨朴上舍景成希同事一製一寫風雨顛圮兩人俱未及致察誤處其夕榜出初八承 命入侍則兒始占魁竟

以鋪頭短句疊出二唐字初項第二長句又有疊字降置第二只給二分 聖上詢及職名及父主前日登薦受擬時事益禮判參試圻榜日所 啓也又以善製作善命意深致慨慰之 教斯亦榮矣奈誠意淺薄無以格神明何哉父母主聞此想必痛歎反不如初不被抄之爲愈也

上親庭書

己丑八月

伏惟清涼父母主氣體候萬康眷集俱得無故不種種只增戀慕而已兒尚此拘直前後一朔世安有如此番事秋夕又竟夕悄狀翌夕幸被瓠老來訪八夜

頤齋蒙

卷之十

書

三十八



賞月松影滿庭徘徊談說頓忘羈苦達曉乃罷耳柳  
君竟以十二夕有命為三水鄉民倍途押去而湖  
嶺兩道終至都停下教雖有二道朝臣姑恕之端  
而以兒言之此時一命反不如為民之光華有愧皇  
甫度遠多矣若以朝臣自居晏朕出入於春塘塲中  
而都停之舉倚閣一邊則何面於士友臯比之間耶

上親庭書

庚寅

自有益男事以來上親臨景福宮集百官下詢可  
否舉多將順或以囁嚅得罪而兒與金履鉉同班入  
侍上先問金履鉉知其為淵翁後孫下教曰予

知乃祖矣汝則徑退可也次問于兒下教曰予知  
汝居湖南曾於五月入侍汝亦徑退可也二人者因  
此不入於本事可否詢問之中得免於將順囁嚅  
二歧之間聖恩罔極大抵親鞫之舉自其日始  
之可否詢問之際東宮亦方侍座此諸臣所以  
雖或將順而亦慮他日未免於囁嚅也世路千變不  
可測度雖使敏洽者亦難自保况如兒之拙訥眩滯  
不識人情物態者將何以隨衆行世哉要之科宦自  
非好物况前頭僥倖一養有非無勢者可辦曷若歸  
處田間事育自慰乎



與弟溫叟書

丁亥

松坡之別兩情難為山回路轉豈翅黯狀所幸天不甚寒想或病不添重耳歸後忽已數月待况何如長花實果以樂服否頃夢君與我同行到橋頭為馬所蹊大驚而覺吾夢吉凶素無徵不必深慮狀介介不能忘也吾兄弟本來孤子而又千里相分比年以來何嘗不以為念今秋益復倍常將駸尋齒添非復幼少故耶苟能充此心以往庶不愧古人矣兄入直許久痰疾乘寒或膠或眠不穩雖時時閱文字興到即讀而孤寂之境誰與晤者天涯旅宦只令鬢髮成蒜

彼曲徑苟求果何人哉

與溫叟書

己丑

送別已七日矣未知行役無病父母主氣體候萬安每念龍山江上兄弟泉邊脈脈分手時景像天倫固爾地名亦異自是寤寢何可忘也乃知羈旅之懷實增墟簾之愛人能勿失此一段良心則幾矣吾二人可不相勉又豈不令兒輩與知耶連日淫霧時氣去益不佳安知早晚無可憂者而恬嬉泄沓無復開眼聳耳處柱史守藏恐不如鹿門盡室也

與溫叟書

庚寅



易學者性命道學宗祖吾固一二理會特未見兵家者流今得金文翻所示演機新編刊本實發未發定為今古大快益 寧陵有大志時所私纂者上下可以觀矣惜乎其幽翳不甚章顯而世徒以東西老少四字沮喪心日其所自命自視何如而不知甲兵亦儒者事乎良可一太息也

與溫叟書

戊戌

春氣尚寒母主氣候若何兩春大小俱安否自首南北實古人耕漁甘旨者之罪人愧歎奈何伯所得官名人謂出自吏判公議而做度畢時欲得京士大夫

曾經詞訟今又以詞訟復職在其身不緊而未換者與之亟相推移則前頭榮親姑未暇論而狀亦足為榮親之梯矣但平生拙法將復誰訴君之苦勸我行亦見其疎於事耳如或終不可如意則便當浩狀南下安可坐守馬糞臭中為時人賣弄耶主簿二字已非漢世高士所甘如孫寶者尚能發此口語况不為孫寶者乎兒輩如有雜喧者痛禁之浪遊者嚴督之如何吾家兒未為富人又未為法門則得不為外人所笑乎

與溫叟書

戊戌十一月



來時泰仁店及天木酒街兩度書似或入覽否日南  
陽復此際母親氣體候若何君侍履及大小眷集均  
安否伯在路飲食不甚有味神氣不甚自收此實老  
境不堪供世之兆若是而尚能受冒廉耻并與初頭  
自重者而失之耶使我一得榮親則不肖之猶可孝  
也否則直有棄歸如來時所告于母親而已因此一  
事庶幾令一世知有輕爵祿之人不亦快哉惟君意  
恒不欲如此良可閔也

與溫叟書

丙午

聞吾行纔發尊有八九日危病雖幸僅差而大病餘

證猶可怖其果加戒加慎否病中思我安得無悽苦  
說話而兒輩至以爲不忍聞早知如此吾豈強所不  
欲而來乎尊亦豈至於強我所不欲而必送乃已况  
大兒迎醫冒雨徒行五六十里安得不病大瘧復發  
尤可痛憫奈何吾年已老豈兄弟父子遠離之時乎  
而只爲尊以再度副 點不可不一謝者勸我故我  
爲所誘而不自持其初志自聞此報神心一倍震凜  
益欲歸而不得今而後除百事必務求健服馬以爲  
迎我以歸之計可也近聞一種流說則吾久留此必  
未免於桂坊衛率等名目此在目前下乃是伴食之窠



不益尤愧且懼乎

與溫叟書

丙午

尊欲使我為臨老冒苟之人則非愛兄也兒輩亦狀則非愛父也我若中路徑歸則豈不應於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之象乎退溪當明宗因山前以禮判重臣猶且因暇東走雖被山禽野獸之譏而亦不辭焉况我微官末職何繫於進退輕重而乃若是拘留乎初頭厭出之意君固知之今既一謝再副點之恩命矣八萬長安我將誰訪伯深愛我故以務益深螻為勉而承叔別時又如其言承叔亦始知我者耳

與一漢七漢書

戊戌六月

蒸溽甚矣京則長霖此時慈候萬康汝兄弟及二眷面面俱佳而慈氏寢膳之節如何夏秋供奉想愛艱不至以麥否吾雖思喫十六斗米遠莫之致只自痛心而已父以同僚殿中不出之故獨直十八日殊受鬱鬱而吐風盈軒反勝於蟄泮奈敲扑紛聒何日錄中所錄清人一統志之黃河大江曲折為與禹貢蔡傳相證而盛京則為與我西北叅攷也外番則為與泰西地球互質也其餘蒙古語若干亦為與華東語并較也



與一漢七漢書

戊戌閏六月

昨向猶可今又向則吾家竭矣所恃惟天之憐我  
或許一斗邑榮養而身不對銓官與夫宰相名士者  
安望木瓜之受轉入手耶人生一世逐日淵冰方免  
於大戾吾亦豈昧此義而猶有時自省可瞿處汝兄  
弟知此勿忘幾矣

與一漢七漢書

戊戌十一月

此來居狀二旬母親氣候若何兩春面面均安否晦  
妹歸否羊陽受有聞否父初七八直十二訪左右尹  
投刺相見則右尹忽舉今春沙橋吟一篇自謂見於

一處句語正肖韓之隴吏狀亦不省其實效焦仲卿  
妻語耳悠悠得失只當一聽天公亦何用屑屑於其  
間哉只念爾等緣我力既憊而業又荒來頭積債將  
若之何卽目下工夫猶可有爲念之念之

與一漢七漢書

己亥正月

乃父歸意已決於歸去來辭次韻歸而侍側菽水爲  
養不猶愈於奴顏婢膝者乎但念汝日夕皺眉父心  
可愧須以世上無分錢粒米不及我家之猶有瓶甕  
之粟者譬之自寬則可矣

與一漢七漢書

己亥四月



嗟老歎卑子美所以見譏於朱子則年老官卑亦天命使然不須嗟歎而以吾之年老而覺親年之愈高以吾之官卑而覺親養之愈遲念之及此亦安得不悲爾等頃以衰年行役之難近來家力之窘爲念則可矣而未必深知此悲也此時爲賢者無難爲文章無難但無失先子遺矩飭行攻文惟日孜孜則事半功倍惟今世爲狀可不勉哉朱子訓蒙絕句一冊此乃心中借膳也早晚欲以整錄于家藏日用冊之朱子童蒙須知之下爾等須細玩味當知理氣之稷槩與性理大全四書大小註及澤堂家訓蒙齋字訓可

相參也又是做科體疑者所當詳玩耳

### 與一漢七漢書

今秋科期不遠試邑亦近爾兄弟省侍幹事之暇與伯敬礮春梁負重擔不以一日廢課不以一念趨懈以承先子遺意可矣人生世上有大乎此者固非一二而自小而大自下而上爲之不已又豈止於作一科儒乎勉之勉之

### 與一漢書

庚子四月

北六昏後得汝北三書滿紙辭說久益可念矧順兒叫母之聲如八耳者予書後忽已有日未知汝與叔



父身上并無疾而汝能確守堅持不觸目境物所動  
否固知汝之能是而父心猶或恐其不能汝其事事  
時時體父之心可也此中侍下一眷幸無他故而去  
晦已以單獻禮行曾祖考忌祀蓋冢婦之替服重以  
在殯則禮不當容喙於祭祀而地非同宮官享亦急  
故不得不以平時布袍白絲帶參酌吉凶之中而行  
祀耳知禮者當謂此何未可知也

答柳女代問

戊申

問夫家方移葬王姑柩已歸殯合澗亭而王  
姑几筵尚存則朝夕奠與上食行于几筵乎

行于殯所乎抑兩處兼行乎

九庵經禮問答改葬條答俞公佐書曰三年內  
遷葬之家每以饋奠當於何處為疑而第無古  
今論此者以禮疑從厚為義而兩處并奠者似  
無大害故愚淺之見亦以為狀矣第今哀家略  
異於前義蓋既還殯於家則與几筵同處於一  
家之內矣一家之內并設兩處几筵未知如何  
猶以為兩設不害於從厚之意耶必欲行之一  
處則毋寧捨几筵而行於殯耶不敢臆斷幸愛  
詢於知禮家如何



按尤翁所答如此第念柩行若於合澗亭成殯則與  
本文所云一家之內者微有別矣狀旣與几筵不遠  
亦可無門內門外之甚別今若就几筵先告以當專  
上倉殯所之意狀後乃依初喪未葬時儀節就殯所  
上倉不但今夕雖明再明亦狀直至遷奉事畢歸後  
乃始依前上倉於几筵則恐與尤翁意不大悖如何

願齋遺藁卷之十



